



初戀

屠介涅夫著  
徐冰鈺譯





戀 初

著 夫 涅 介 屠

譯 鉉 冰 徐

滬 上  
局 書 新 北

一九二八年二月初版  
一九二九年四月再版

每册實價四角

著者 屠介涅夫

譯者 徐冰鉉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五馬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初戀

宴會早已散過。時鐘十二點半打了。屋內留着的就只有屋主人，塞格·尼古那維支和夫那地米亞·配召維支三個。

主人按鈴把僕人叫來，命他清去了晚餐的杯盤。「現在就是這麼辦吧，」他燃着雪茄，躺在安樂椅內說道；「我們每人都得述述自己初戀的故事。現在由你說起吧，塞格·尼古那維支。」

塞格·尼古那維支是個身材短小，肥滿，面孔圓胖，白漂的人，他起先注視主人，隨後舉眼望着天花板。終於說道，「我沒得初戀，我從第二次講起罷。」

「那是怎麼的呢？」

「那很簡單。當我初次和一個年少貌美的女郎用情的時候，我正是十八歲，不過我與她求愛似乎全不感覺什麼新奇；恰像我後來與別的女人求愛一樣。切實點說，我最初和最後的戀愛只是六歲時同我保姆的那次；可是過去很久了。我們的關係我也記不仔細了，并且我記得，誰又愛聽呢？」

「怎麼辦呢？」主人說。「我的初戀也是沒有多大趣味的；在我遇着我現今的妻愛乃·尼古那夫乃以前，我不曾和什麼人戀愛過，——我和我的妻一切經過又都是極其平淡；我們的父母從中配合，我們很快的就彼此發生了愛情，隨即就結婚。我的故事只須一兩句話就說完了。先生們，我必得申明，我之所以提出初戀這題目，是打算着要你們兩個雖不能說老却也不算年青的單身漢說的。你可有點什麼給我們助助興罷，夫那地米亞·配召維支？」

「我的初戀的確是不很平常，」夫那地米亞·配召維支，一個四歲光景，黑髮將近轉白的人，不大情願似的答說。

主人和塞格·尼古那維支同聲說道，「呵，那很好了，……快給我們說說吧！」

「只要你們願意……啊，不；我還是不講這件事情；我是不善於講故事的；不是說得乾操簡短，就會使牠過分的延長或舖張。若是你們允許的話，我可以把我所記得的全都寫出來，你們去看好了。」

他的朋友起初都不贊同，但夫那地米亞·配召維支却堅持他自己的主張。兩週後他們再聚在一塊，夫那地米亞·配召維支果然實踐了他的話。

他的稿本，就寫着下面的故事：——

一

我當時是十六歲。那是一千八百三十三年夏天的事情。

我同父母住在莫斯科。他們在開羅加門附近住着一所夏天避暑的別墅，那所房子向着萊斯格支尼的那些花園。我正預備投考大學，可是不大用功，也並不忙迫。

誰也不干涉我的自由。我愛幹什麼便幹什麼，尤其是我那最後一個家庭教師走了之後，我更加沒有人管了。這位教師是一個法國人，他老覺得他是「像炸彈般的」落到俄國來的，這個念頭始終有點使他感覺着不快。他常是面帶愁容懶奄奄地在床上連睡到好幾天。我的父親待我只是一種放任的和靄態度，我的母親雖則除我以外沒有兒女，也不大關心我，因為她完全被別的操心的事所佔據了。我的父親還很年青很好看，爲着貪財纔娶了她；她比他長十歲。我的母親度着很苦悶的生活；她常常不安，嫉妬，憤怒；但當了父親的面却不這樣；她



很怕他，他是嚴厲，冷靜，而其行動不易窺測的。……我從沒見過更精明，更自信，更有威風的人了。

在鄉下過的頭幾週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天氣晴朗；我們在五月九日，聖尼古那斯節離了城裏。我慣常往我們自己的花園和萊斯格支尼諸花園，以及城門外各處散步；手裏總拿着書——例如 Keidanov's Course 之類——可是并不大看，我朗誦詩句的時候最多；我心裏熟記了許多詩；我的血沸騰着，我的心感受無窮的刺激——那麼甜美，那麼禪氣的感覺啊！我滿懷都是希望與期待，我總是覺得有所畏懼，同時對於一切的事都覺十分驚異，我常在翹望的境地；我的想像力不斷的活動，像曉天圍着鐘樓的烏燕一般，常縈繞於同一的幻想；我夢想，憂鬱，甚至哭泣；但是一經音樂般的詩詞或晚天的美景鼓動着，

青年的珍美的感觸和熱烈的生命就春草似的從眼淚和憂鬱當中怒發起來。

我有馬供我騎，我常自己裝備馬鞍，作遠道騎行，有時突然疾馳，便居然當自己是比武場中的騎士。清風在我耳裏是何等歡愉的呼嘯呵！或者仰視天空，我總把那四射的光輝和蔚藍的景色深深吸入我那廣張着歡迎她的心靈。

我記得那時候女人的影相和戀愛的幻想在我的腦子裏面尙沒有浮出一定的輪廓；不過我所思想的一切，感覺的一切，都有一種說不出甜美的，柔媚的新意味，具着半意識的，羞怯的期待似的，潛伏在裏面……

這種預覺，這種期望，浸透了我的全身；我呼息在那裏面，牠隨着一滴一滴的血在我的血管內運行。……命裏註定牠不久就要應驗的

我們那年夏天住的地方包含着一座木建的許多圓柱支撐的邸宅和兩座小屋；那左方的小屋內有一個小小的工廠製造賤價壁紙……我好幾次走過這條路，看着十一二個羸瘦的蓬頭散髮的孩子，穿着油污的粗衣，滿面疲憊的神色；他們不斷的跳上那壓着四方印板的木杠，靠着他們那弱小身體的重量在壁紙上印出彩色的花紋。右方的小屋是空着的，正要招租。有一天——五月九日的三個星期之後——有一家人住在這裏來了。我記得那天吃午餐的時候我的母親向僕人問了這新來的鄰人是誰，她聽得則塞金公爵夫人這名字，便首先帶些敬意說，「呀！公爵夫人！」……隨即又加上，「我想，那是貧寒的罷？」

「他們乘了三輛僱着的小小馬車來的，」僕人一面捧上菜來，一面恭恭敬敬的說：「他們沒有自用的馬車，什物也都是很壞的。」

我的母親答道，「呵，那好極了。」我的父親冷冷的望了她一眼；她再沒作聲了。

則塞金公爵夫人的確不會是闊綽的婦人；她所租的這屋子之矮小破舊，只要稍有幾個錢的人都不會情願居住的。不過那時候這些事都從我這邊耳朵進去那邊耳朵出來了；我正在讀着希萊的「強盜」。

## 二

我每晚必往我們的花園裏盤桓一番，看看烏鴉，這已經成爲習慣了。我對於這類小心眼的，又乖巧又貪婪的鳥早已懷了惡感。在我剛才講過的這一天，我照常走進了花園；巡視所有的路徑都沒有成功，（烏鴉知道我，只在遠處斷斷續續的叫鬧）偶爾走近一月矮牆了。那牆立於我們的管地和向右延過小屋而且歸這小屋所有的那狹長的花園之間。我的眼睛望着地面，慢慢走着。我忽然聽見人聲；急忙往牆的

那面一望，大大的吃了一驚，……我發現一個新奇的景象了。

離我幾步以外，在覆盆子叢中間的草地上，站着一個著條紋淺紅長服裹着白色頭巾的很苗條的女子，四個少年緊緊的圍着她，她正在拿灰白的小花依次批打他們的額部，這類小花小孩們雖很熟識，我可不知道牠們的名字；牠們形成小小袋囊，你若拿來隨便朝什麼堅硬的東西擊撞一下，牠們就拍的一聲炸裂了。那些少年這麼熱忱地獻呈他們的額部，這女子的姿態現得這麼動人，這麼氣盛，這麼撫愛，這麼暢快，這麼艷麗，使我羨慕，喜悅的幾乎要叫喊起來，心想只要能夠得到這麼美麗的手指批打我的額部，世間的一切我都可以馬上捨棄了。我的烏槍溜到草地上，我忘記了一切，只張着眼睛在吞嚥這孀娜的身段，頸脖，可愛的腕臂，白頭巾下面微微散亂的美髮，半閉着的伶俐的眼，眼中睫毛，下面柔嫩的雙頰……

「青年先生，喂，青年先生，」我的近傍忽然發出這樣的聲音，「這麼眼吧吧的望着不相識的青年女郎是很應該的嗎？」

我嚇了一跳，嚇得啞口無言，……逼近我的牆那面，站着一個頭髮很黑又剪得很短的人，嘲笑似的瞧着我。同時這女子也轉身向我：我瞥見那灰白的大眼睛在漂亮活潑的臉龐當中，整個臉龐驟然蕩漾着，笑着，現出一道皓齒的閃光，眉毛很快活的一聳……我的臉緋紅了，從地下拾起烏槍來，我被一陣音樂般的而又非惡意的笑聲所追逐，逃歸了我自己的房子，倒在床上，把臉藏在手底下。我的心美妙的跳動；我很羞慚，却又非常之喜悅；感受一種以前全不知道的興奮。

我休息一會之後，就刷刷頭髮，洗了手面，走下樓用茶點。這少年女子的影像浮在我的前面，我的心不跳動了，却充滿了一種甜美的

壓迫。

「怎麼會事？你打着了烏鴉嗎？」我的父親突然問我道。

我幾乎要把一切的經過通通告訴他，但又忍住了，僅僅自己微微一笑了事。我將上床的時候，用一足着地將身子旋轉了三回——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又用香油擦擦頭髮，上了床，整夜像陀螺似的睡着。早晨以前，醒了一會，迷離的望望自己周圍，隨即又睡着了。

三

「怎麼才能和他們認識呢？」這是我早晨醒來時的第一個想頭。

我在早點之前走進花園，可是並沒有很接近圍牆，也沒有看見什麼人。吃過早點以後，我在那屋子前面上上下下走了好幾次；遠遠望着窗裏面。……我覺着窗帘上有她的臉兒，驚慌得急忙跑開了。

「我總要和她認識，可是，」我心紛意亂的在萊斯格支尼花園前

面鋪展着的沙場上緩步而行，一面在這麼想，……「但是怎麼才能夠，那到是個問題。」我記起昨日遇見她的最細微的情景；不知什麼道理，我對於她怎樣笑我一點有着特別生動的回想。……但是我還在苦思力索，籌劃種種計策的時候，命運早已替我佈置好了。

我不在家的時候，我的母親收到她新來的鄰人一封信，灰白的信箋，封口用了很壞的棕色火漆，那種火漆只有郵局通告或賤價的酒的酒瓶上才用。公爵夫人，在這俚俗的言詞與不整潔的手筆所寫成的信裏面，請求我的母親替她運動；照公爵夫人的話，我的母親與一般位高的人很有交情的，而她的命運和她兒女的命運都操在這般人手裏，因為她目下有樁很重大的事件。她的信內寫道，「我和你說話，是用一個高貴的女人和別個高貴的女人說話的資格，因為這種原因，我很樂於利用這個機會。」結尾，她請求我的母親準許她來拜會。我發見



我的母親正在猶豫難決的不快的狀態之中；我的父親不在家裏，她沒有可與商量的人。對於一個高貴的女人而且一個掛名的公爵夫人全不置答，那是不行的。不過我母親對於如何作答却很感困難。寫一紙法文短柬覺着太不相宜，而俄文拼音在我母親自己又并不擅長；她自己明白，并不想現露自己的本來面目。我後來一現身，她便欣喜得什麼似的，馬上命我往公爵夫人處走一轉，口頭向她解釋，我的母親總願意在力量以內爲她老夫人盡力；請她下午一時來會。我那暗中的願望竟得這樣意外迅速的實見，真使我又喜又怕。可是我對於我所感覺的這種驚喜，并不曾露出痕跡，頭一步功夫只是走進自己房內，帶上一條新領結，穿上燕尾服；我在家裏還是用的短袴和捲下的領帶，雖則我很厭惡牠們。

#### 四

我四肢不禁顫抖抖的走進了這屋子的狹窄不整飾的弄子，遇着一個頭已灰白的僕人，帶着暗銅色的面孔，陰暗而小的豬眼，額上及太陽上繚紋之深我生來沒有見過。他手裏拿了一隻盛着已經嚼過的青魚骨的盆子；他用脚跟關了進這屋子的門，才短促的發聲道，「你來做什麼？」

「則塞金公爵夫人在家嗎？」我問。

「喔尼弗梯！」沙破的女人聲音從裏面叫着。

這漢子一句話不說就把背轉向我走了，他這麼轉去之時，獻出了他那極其破舊的號衣的後部，上面還附着有一顆僅存的紅色紋印的鈕扣。

「你到過了警察所嗎？」適才那個女人聲音又叫道。這漢子喃喃地的答了些什麼。「喂……來了什麼人嗎？」我又聽到……「隣家那

位青年先生罷？那末，請他進來。」

「請你進會客室來好罷？」僕人再又出來，從地板上拾起盆子，這麼說道。我忍住了自己的熱情，走進會客室。

我一看走進去的是一間不十分清潔的小房子，裏面有一些不好的器具，看去好像是急急忙忙擺下來的。窗下一把破了靠手的安樂椅內，坐着一位五十歲的婦人，頭禿，貌醜，穿着舊的綠色衣服，頸上圍着條紋的絨線圍帕。她那細小的黑眼睛像針一般釘着我。

我走近她，行了個鞠躬禮。

「我可以找則塞金公爵夫人說說話嗎？」

「我就是則塞金公爵夫人；你是V先生的兒子嗎？」

「是，我是來替我的母親傳話的。」

「請坐罷。喔尼弗梯，我的鎖匙哪去了？你看見嗎？」

我把我的母親答覆那封信的意思告訴了則塞金夫人，她聽着我，一面用她那紅胖的指頭敲着窗上的玻璃，我說完了的時候，她再又注視了我一回。

「很好；我一定來的，」她終於說道。「但是你怎麼的年青呵！請問你有多少歲了？」

「十六歲，」我只得囁囁的答道。

公爵夫人從口袋裏抽出一些寫滿了字的油污的紙，筆直舉到鼻上，從紙的那一面望過來。

「正好的年紀呀，」她突然道，并在安樂椅內不斷地轉動。「請你隨便一點。我是不講客氣的。」

「不客氣，真的，」我帶着不能耐的嫌惡，細細觀察她那令人不快的神氣，心裏這麼想道。

恰當這時候，別一扇門很快地一飛就開了，門口站着我前晚在花園裏看見的女子，她舉着手，臉上閃着譏諷的笑容。

「這是我的女兒，」公爵夫人手指着她說道。「霽諾支嘉，這是我們鄰人V先生的兒子哩。你叫什麼名字呢，請問？」

「夫那地米亞，」我站起來，興奮得吃吃的答道。

「你的父親的名字呢？」

「配屈維支。」

「呵，我曾認識一個警察所長，他的名字也是夫那地米亞。配屈維支。喔尼弗梯，不要尋我的鎖匙了，鎖匙在我的口袋裏哩。」

這青年女子仍然帶着同樣的笑容望着我，懶懶地張開她的眼皮，頭微微的偏在一面。

「我以前見過夫那地麥先生的，」她開始說。（她清亮的音調帶

一種甜美的冷悸透過了我的全身。」「你許我這麼稱呼嗎？」

「呵，好，」我踢促的說。

「那在什麼地方？」公爵夫人問道。

這青年女公子并不回答她的母親。

「你現在有沒有什麼事做呢？」她說着，眼睛仍舊沒有離開我。

「呵，沒有哩。」

「你願意給我捲捲毛繩嗎？跟我到這裏來罷。」

她向我點點頭，走出了會客室。我也就跟着她去了。

我們走進的房內，器具稍爲好些，也佈置得有風味些。可是此刻我實在對無論什麼都很少能夠注意了；我如在夢中一般行動，覺着一種近於昏迷的強烈的幸福之感充滿了我的全身。

這青年公主坐下，拿出一束紅毛繩，指了對面一個坐位給我坐

着，小心地解開毛束，橫掛到我的手上。所有這些她都緘默的作着，臉上露着微妙的從容神態，在微微張開的唇上現出同樣清瑩乖巧的微笑。她開始把毛繩繞在灣曲的梳上，突然之間她那麼光輝那麼迅速的瞟了我一眼，眩亂得我不能把我的眼睛垂下來。當她那常是半合着的眼睛充分張開的時候，她的面孔完全改觀了；好像滿面全被光輝泛溢了似的。

「你昨天覺得我怎麼樣？喔爾德先生？」她稍稍停了一會之後，問道，「你以為我很壞罷，我想？」

「我……公主……我全沒想什麼……我怎麼能夠……」我昏昏迷迷的答說。

「聽着，」她接着說。「你還不知道我哩，我是很怪的人；我常常是喜歡別人和我說真話。你，我剛才聽說，是十六歲，我有二十一

了：你看，我比你大很多，所以你應該常常告訴我真話……做我所要  
你做的，」她又說。「望着我罷：你怎麼不望着我呢？」

我更發害羞；可是我向她抬起我的眼睛了。她微笑着，不是先前  
那樣的微笑，只是一種嘉獎的微笑。「望着我，」她和婉的放下聲氣  
說道，「我并不會不歡喜這個……我歡喜你的面孔；我心裏懷着我們  
會要成爲好友的預感。但你喜歡我罷？」她乖巧地補說道。

「公主……」我正開始說。

「頭一樁事，你須得叫我做濟娜達·亞力山沼南，第二樁呢，那  
不直說自己心裏所感覺的，對於孩子們」——（她自己又改正道）「  
對於青年人——是很壞的習慣。那在成人不算什麼。你喜歡我，是不  
是？」

雖則她這樣隨便的和我談話使我極爲喜悅，我總有些難乎爲情。



我只想向她表示她現在所與周旋的並不是一個純然的小孩，我盡力裝出安嫻端肅的樣子，說道，「當然，我很喜歡你的，濟娜達·亞力山南，我並不想隱瞞。」

她很從容的搖搖頭，忽然問道，「你有塾師嗎？」

「沒有，我很久，很久，就沒有塾師了。」

其實這是謊話；我離開那法國塾師還不到一個月哩。

「呵——我知道了——你簡直是成人了。」

她輕輕地拍一拍我的手指，說道，「手伸直罷！」她自己又很忙碌的挽着繩球。

當她望着下面的時候，我趁着機會，放勢打量她，起初偷偷的，隨後一步一步勇敢了。她的面孔使我覺得比昨晚更美；上面的一切都這麼嬌嫩，伶俐，甜美。她背着白簾子遮了的窗戶坐着，從簾上透

過來的太陽光，射着柔美的光輝在她細軟的黃金色的髮捲，潔白的頸額，斜傾的肩膀，和溫柔平靜的胸臆上面。我眼睜睜的望着她，她於我已經是怎麼親愛怎麼接近了呵！我似乎認識她很久了，又覺得在沒有遇見她之前，我什麼也不曾見識，甚至根本就不會活在世間……她穿着一件頗有些破爛的黑色衣服，底下圍了裙子；我覺着，我心裏恨不得一一吻着那衣服和裙上的摺痕。她的小小的鞋子的尖端從裙邊下露出；我差不多要虔誠地俯伏到鞋子旁邊了……「我正坐在她的面前，」我心裏想道；「我已經和她認識了……怎樣的幸福，我的上帝呵！」我迷離愉悅的幾乎禁不住要從安樂椅內跳起來了，但是我還只稍微動了一動脚，像得了甜食的小孩一般。

我像水內的魚一般快活，我可以永遠留在那屋裏，永不離開那地方。她的眼皮慢慢的張起了，她的晶瑩的眼睛又和靄的射了我一次，

她又微笑了。

「你在怎樣的望着我呵！」她慢慢說道，并伸手作威嚇的樣子。我漲紅了臉……「她完全覺察出來了，她完全知道了，」我心裏暗自想道，「她怎麼會不能覺察，會不知道一切呢？」

忽然隔壁房裏來了一種響聲，——叮叮噹噹的指揮刀的聲音。

「濟娜，」公爵夫人在會客室內叫着，「伯諾左諾夫給你帶一隻小貓來了。」

「小貓嗎，」濟娜達應着，她急急從椅內起身，把繩球丟到我的膝上，跑出去了。

我也起身，把繩和繩球都放到窗台上，走進會客室，呆呆地站着，不知所措。房子中央躺着一隻伸起爪掌的花貓；濟娜達跪在牠面前，小心地舉起牠的小小的臉。有一個麻色捲髮的青年紅臉凸眼睛的

騎兵伴着老公爵夫人，幾乎佔滿了兩個窗子中間的地盤。

「多麼好玩的小東西呵！」濟娜達說道，「牠的眼睛不是灰白的，却是綠的，并且耳朵是怎樣的長呵！謝謝你，威克特·耶郭里支！你待我真好。」

這騎兵，我認得是前回晚上看見的那些少年中之一個；他微笑着，鞠了躬，他的馬矩和指揮刀的鍊子都叮叮噹噹的響了。

「昨日你說，你想要得一個長耳朵的花貓，……所以我找來了。你的話即是法律。」他又鞠了一躬。

小貓輕輕的噤噤了一聲，就在地上嗅着。

「牠餓了哩，」濟娜達叫着，「喔尼或梯，叟呢！拿點牛乳來罷！」

一個穿黃色舊衣，裹着褪色頭巾的女僕，拿了一小碟牛乳進來，

放到小貓面前。小貓退縮了一下，閃了閃眼睛，便開始舐食碟內的牛乳。

「看牠這多麼鮮紅的小舌呵！」濟娜達說道，她的頭幾乎灣到了地面，挨在牠鼻子底下從斜面窺視。

小貓吃夠了，開始發叫，又故意伸一伸爪子。濟娜達站了起來，轉身向女僕草草說聲，「拿開去罷！」

「給了你這小貓，——拿你的小手來，」騎兵含着憨笑，並將那緊扣在新制服裏面的強大的身軀一聳，說道。

「雙手罷，」濟娜達一面答道，一面向他伸出雙手。當他吻着牠們的時候，她從他的肩上覷着我。

我在同一的地點呆呆站着，不知道笑笑或說說什麼好呢，還是全不作聲的好。忽然從進弄子的那扇闔開的門口，我瞥見了我們的從

僕，費昂德。他正在做手勢招我。我悶悶的向他走去。

「你來做什麼？」我問。

「你媽着我找你，」他低聲說。「她爲着你不帶回信回家在生氣哩。」

「怎麼，我在這裏有了好久嗎？」

「過了一點多鐘。」

「過了一點多鐘嗎！」我不知不覺的重複說，我又轉身到會客室，鞠了躬，并用腳跟擦出些聲響來。

「你往哪去？」青年公主從騎兵的後面望了我一眼，問着。

「我要回家了。我再說一說吧，」我又對着老公爵夫人說道，「請你們大約兩點的時候到我們家裏來。」

「你這麼說嗎，好先生。」

公爵夫人急急取出了她的鼻烟盒子，這麼大聲的吸起烟來，使我確然跳了一下。「你這麼說嗎，」她怪難受的眨着眼睛，打着噴嚏，又重複說了這麼一聲。

我再行了一個鞠躬，轉過身來，走出這房子，那時我的脊骨內深透了極年青的人知道他自己被人從後面瞧着時所發生的那種呆笨的感覺。

「記着常來看望我們呢，弗爾得邁先生，」濟娜達呼着，並且又笑了。

「她怎麼常是那麼笑呢？」我心裏想道，當費歐得護着我回家的時候；他并不和我說什麼，只是帶着譴責的神氣跟隨後面。我的母親責罵我，疑惑我爲什麼在公爵夫人家裏耽擱這麼久。我沒和她答話，走開到自己房內去了。我忽然覺得非常悲哀……我竭力忍住不哭……

我嫉妬那騎兵。

五

公爵夫人如約來拜訪了我的母親，給了她一個不好的印象。她們來我沒有在家，不過吃飯時我的母親和父親說，她覺得這位塞則金公爵夫人像一個 *femme très vulgaire*（粗鄙的婦人），她（公爵夫人）死死求她為她們向塞格公爵說情，使得她很不耐煩了，她（公爵夫人）似乎無日不和人家打官司，或是發生別的糾葛——*de vilaines affaires d'argent*——她定是一個很囉唆很好爭的人。但我的母親又說，她却請了她和她的女兒明日來吃飯（我聽到「女兒」兩字即把鼻子埋到食碟裏面去了），因為她畢竟是隣居又有爵號的人。講到這點，我的父親告訴母親，他已記出這婦人是誰了；他幼時曾認識這病了的則塞金公爵，一個種性很好的人，只是有些放蕩；他因為在巴黎住過很久，朋



友們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叫作 *Le Parisien*（巴黎人）；他本是很富足的，只因好賭，把家財通通輸掉了；不知爲什麼緣故，大概爲着錢他娶了一個買辦的女兒，（我的父親含着冷笑補說道，雖說就是爲着錢，他實在也可以選擇一個較好的女子，）結婚後他又從事投機事業，把自己完全斷送了。

「她該不只是想要借錢罷，」我的母親說。

「那是極可能的事，」我的父親坦然的答說。「她說法國話嗎？」  
「說得很壞。」

「哼，那到沒有什麼相干。你不說你也請了她的女兒罷，有人和我說過，她是很美麗很有修養的女孩哩。」

「呀，那末她不像她的母親了。」

「也不像她的父親哩，」我的父親接着說。「她雖則是有修養的，

不過是一個傻子。」

我的母親嘆一口氣，沈入了深思。我的父親也再沒有多說。我聽着這段談話極感不安。

吃過晚飯之後，我走入了花園，但沒有帶槍。我對自己發誓，不要走近則塞金的花園去，可是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把我向那裏吸引，而且不是徒勞。我還沒有達到那圍牆，就瞥見了濟娜達。這回她只一個人。雙手捧着書，沿着路漫漫走來。沒有注意我。

我幾乎要讓她過去的；但忽然變了心向，咳嗽了一聲。

她掉轉頭來，但不曾停步，一隻手把她那圓草帽上藍色的寬緞帶向後推一推，望着我，從從容容的微笑了一下，隨即又把眼睛睨着書上。

我脫去帽子，躊躇一會之後，帶着沉重的心走開了。'Que sur-je

Pour elle? (誰知道爲什麼呢?) 我心裏想道。

一陣熟耳的脚步聲在我後面響着；我回頭一望，我的父親用了輕而且快的步伐跟隨我走來了。

「那是這少公主嗎？」他問我。

「是的，」

「怎麼，你認識她嗎？」

「今早晨我在公爵夫人家裏看見過她。」

我的父親站住，腳跟着地一轉又走回去了。當他走到和濟娜達在一根平線的時候，他對她恭恭敬敬的鞠了躬。她也向他鞠躬，面上現着驚訝的神色，她的書跌了。我看見她怎樣在後面望着他。我的父親常是穿得不錯的，素淡而有他自己的風格；但是他的模樣從沒有使我覺得比今天更整飾，他的灰色帽子從沒有在髮捲上放得更合勢的了，

他今天的髮捲以前只有一次差似這般秀美。

我轉步朝濟娜達走去，但他連望也不望我一眼；又抬起她的書走開了。

六

我這整夜和次日都消耗在一種沮喪的麻痺狀態之中。我記得，我曾試試做事，拿起克得諾夫 (Keidu Nov) 的東西想讀，可是這著名的教本上印得極顯明的一行一頁的字都在我的眼前白經過了。我把這些字讀了十幾遍：「凱撒是以應戰的勇敢著名的」。我什麼也不懂，就把書丟開了。午飯以前，我又用香油擦擦頭髮，又著上燕尾服和領結。

「這是爲什麼？」我的母親詰問道。「你還算不得什麼學生，誰知道你能不能考取，你那件新短服作了還沒多久呢！總不能就把牠丟掉吧！」

「會有客來哩，」我很沮喪地支吾着。

「豈不笑話！真是體面的客人呀！」

我只得屈服。我脫掉燕尾服換了短服；却不曾取去領結。公爵夫人和她的女兒在午餐的半點鐘之前就到了；這老婦人除我已經見過的綠衣服以外，又加上了黃色圍帕和飾着玄黃緞帶的舊式帽子。她開頭就談她的經濟困難，嘆氣，對於她的貧窮訴苦，懇求幫助，但她却很自然；她如平時一樣，使勁的吸着鼻煙，隨隨便便在安樂椅中轉動或偃臥。她似乎全不覺得她是一個公爵夫人。濟娜達，恰相反，帶着嚴肅而近於傲慢的態度，渾身無處不是一個公主的神態。她的面孔上現着冷情的呆板和尊嚴之色。我幾乎不認得了，幾乎忘記她的笑容和眼色了，雖則她這種新的神態我也以為很優美的。她穿着一件薄薄的，上面有青藍色花的紗衣服；她的髮捲成長長的雲捲覆到兩頰，如英國

的式樣；這格調恰與那冷靜的臉色相稱。吃飯時，我的父親坐在她的傍邊，用他特有的周密和嫺雅的禮貌款待他的隣人。他時而瞷視她，她也瞷着他，不過冷淡得帶有仇恨似的。他們的談話是用的法語；我還記得，我很驚異濟娜達音調的清亮。公爵夫人，當我們上了席時，也如以前一樣不客氣；她吃得很多，滿口稱讚那些食品。我的母親顯然被她囉唆得不耐煩了，只用一種厭倦的冷態回答她的話；我的父親懶懶地時而攢着眉毛。我的母親同時又不高與濟娜達。「驕傲的小淫婦，」第二天她說。「想想，她有什麼可驕傲的，*Avec sa mine de gris-tte*（那種婢女的模樣）！」

「顯然你是沒見過什麼婢女的，」我的父親向她說。

「謝謝上帝，我沒見過咯！」

「謝謝上帝，當然屬實……不過你怎麼能評論她們呢？」

對於我，濟娜達全沒有注意。飯後不久，公爵夫人就起身要走。「我全仗你們的關照，嗎利尼古納夫，必歐瓦昔利支，」她帶着可笑的唱歌的腔調向我的母親和父親說。「我沒有什麼依靠的！以前也有過好日子，但于今都完了。現在是這麼一個我，一個爵號，一個空洞的聲譽，衣食都不足！」

我的父親向她行了一個很恭敬的鞠躬，送她到廳堂的門口。我正穿着短衣服站在那裏，呆呆地望着地板，像宣布了死刑的人一般。濟娜達對我的態度完完全全的把我壓碎了。我怎麼的驚訝呵，當她挨我過身的時候，她眼睛裏現出她從前那種親近的神情很快的低聲說道：「八點鐘來看我們，你聽清了罷，一定……」我癡癡呆呆的揚起手來，但她已經去了，頭上飄着白色領巾。

恰恰八點的時候，我穿起燕尾服，頭髮刷成蓬蓬鬆鬆的簇團，走進公爵夫人住屋的弄子去了。這老僕人橫觀着我，無精打彩的從他坐着的長櫈上起了身。會客室裏有歡悞的聲音。我撞開門，駭的往後一退。青年公主在房子中央，捧着男子的帽子站在椅上；椅子周圍擠着約有半打男子。他們都在想伸手到帽子裏面去，而她把帽子捧在他們頭上急急搖動。她瞥見我，馬上喊道，「等着，等着，還有一個客，他也得有一票呢。」她輕快的從椅上跳下，拽了我外衣的袖口。「這兒來罷，」她說，「你怎麼站着不動？先生們，讓我替你們介紹介紹：這是喔得邁先生，我們的隣人的兒子。」她又挨次指了她的客向我說，「這是伯爵梅來夫斯奇，醫生陸新，詩人梅得諾夫，退職官呂邁斯奇，騎兵伯諾左諾夫，你已經見過的。我希望你們都成爲好朋友哩。」



我一時着了慌，全沒有向他們哪個行禮；醫生陸新我認得就是在花園裏那麼不留情的笑我的黑漢；其餘我都不認識。

「伯爵，請你給囉得邁先生寫一票，」濟娜達又說。

「這欠公平，」伯爵發出輕微的波蘭音調反對道，他是一個很漂亮，服裝很時髦的黑美人，帶着善表情的棕色眼睛，薄小的白而且嫩的鼻頭，小小的嘴上有些雅緻細微的短鬚。「這位先生原沒有和我們賭罰的。」

「這欠公平，」伯諾左諾夫和剛才被稱爲退職官的那位先生齊聲附和，退職官先生是一位四十歲的人，面上麻到有些難看的程度，頭髮捲螺得像黑人一般，圓圓的肩，灣曲的腿子，穿着沒有肩章的軍服，破舊得連鈕扣都脫了。

「我說，給他寫一票罷，」青年公主再說，「這算什麼犯規？喔

得邁先生是第一次同我們玩，還沒有什麼規條可以限制他。儘囉唆是不中用的，——寫票罷，我願意這麼做。」

伯爵聳一聳肩膀，只得順從的鞠一個躬，用他飾了戒指的白指頭，扯一片紙寫上了。

「至少要讓我們對喔得邁先生說明我們這個玩意兒，」陸新用了譏諷的口氣說道，「不然，他會大遭失敗哩。青年先生，你明白我們是在賭罰嗎？派定公主賠罰，誰抽得了幸運的那鬮，就有特權吻她的手。你懂了我所告訴你的話沒有？」

我呆呆望着他，仍然是心神彷彿的站着沒動，青年公主却又跳上了椅櫈，再搖搖帽子。他們都伸脚伸手逼近她，只我一人在後隨着他們前去。

「梅得諾夫，」公主對一個瘦瘦臉，小而昏朦的眼睛，而且有很

長的黑髮的高身材的少年說，「你是詩人，應該很慷慨的，把你的號碼讓給喔得邁先生，使他多有一個機會。」

可是梅得諾夫搖頭拒絕，髮都飄動了。別人儘拈過之後，我才伸手到帽裏面去，我一打開闔……天呵！當我看到上面那個「吻」字的時候，我不知變成了怎麼的情形！

「吻！」我不禁大聲叫了。

「好呀！他贏了！」公主馬上就說。「我多麼歡喜呵！」她從椅上下來，這麼清瑩甜美的瞧着我，使得我心都跳了。「你歡喜嗎？」她問我。

「我嗎？」……我啞嘴着。

「把你的鬮賣給我吧，」伯諾左諾夫突然逼近我的耳朵憤憤的哮着。「我情願給你一百盧布。」

我用這麼濁氣的眼色答了這騎兵，使得濟娜達只顧鼓掌，陸新高聲說道，「他是一個可愛的人兒！」

「以贊禮官的地位，」他接續說，「我的職責是要使大家遵守一切的規則。喔得邁先生，請將一足跪下。這是我們的規矩。」

濟娜達站到我的面前，頭微微偏着，似乎是想便於看我些；她很尊嚴地伸出手給我，一種霧霧閃過我的眼前；我本想跪下一足，却兩隻都跪下了，把嘴唇這麼癡呆地貼到濟娜達的指上，以致自己的嘴給她的指甲尖端劃傷了。

「做得好，」陸新叫着，把我扶起。

賭罰的遊戲接續做去。濟娜達令我坐在她旁面。她創出種種的賭罰。內中一個遊戲是派她扮作「彫像」，她就選了醜鄙的來邁斯奇做像座，命他灣下成一弧形，頭屈到胸前。笑聲沒有一刻停息。在我這

慣常幽閉在嚴肅的邸宅中長大的孩子，所有這些嘈雜，叫囂，這些不講禮法的近於淫蕩的作樂，這種種與生人的交接，簡直全是麻醉劑。我的頭昏迷得像吃多了酒一般。我開始說說笑笑，聲氣比別人還大，因此和她從烏斯奇門請來商詢什麼事件的書記般的人坐在隔壁房內的老公爵夫人也居然走來瞧我。可是我感覺這麼愉快，什麼事都不注意了。我全不顧及什麼人的嘲笑，或驚疑的眼色。濟娜達時時對我表示好感，把我跟在她身邊。有一個罰是要我伴她坐着，兩人藏在一條絲帕之下：我須和她說「我的秘密」。我記得我們兩個頭忽然沒入了半透明的溫香的黑暗裏面，她的柔和，逼近的目光，她微開的嘴唇發出的炎熱的呼息，牙齒的閃光，她的頭髮尖端撩刺得我癢癢的，使我全身發燒。我默默無言。她乖巧而神祕地微笑，終於向我低聲說道，「喂，那是什麼？」但我只是紅着臉，笑着，掉轉身來，抽着氣。我們

賭罰玩的厭了——又拿一根線來作玩意。老天爺呵！我的心情何等舒服呵，當我因為不當心而得到她在我指上銳敏地拍了一下的時候，我又何等的只想裝做心事不在，而她調戲我，總不再觸我向她伸出的手呵！那晚我們什麼沒有做呢！我們彈琴，唱歌，跳舞，演支波西人的營寨。來邁斯奇扮一隻熊，我們叫他吃鹽水。馬來夫斯奇教給我們好幾種紙牌戲法，末了將牌頁搓亂，又使勝張都歸他自己，陸新「謹賀他」具有這樣的技巧。梅得諾夫拿他的「殺害男性者」一詩背誦了好幾段，（浪漫主義在這個時期最盛）這詩他打算用黑面寫着血紅的書名印刷出來；他們又從書記的膝上偷得他的帽子，要求他跳一次科薩克跳舞作贖取帽子的代價；他們把喔尼弗梯戴上女帽，青年公主戴上男的……我們還做了許許多多的玩意，我不能儘數。只有伯諾左諾夫一步一步退入背景；攢着眉毛，氣忿不過……有時他的眼睛像流着

血，滿面通紅，似乎每一分鐘他都在要向我們衝來，逐散我們如碎片般四處紛飛；但青年公主常瞞着他，對他搖手，他也就再退回屋角了。

最後我們都十分疲憊了。就是老公爵夫人雖然如她自己所說，什麼事都歡迎的，沒有什麼吵鬧能夠使她厭倦，現在也疲倦了，希望平靜。晚上十二點備了晚餐，這就是一片陳腐的乾乳餅和幾塊碎肉點心，但是我覺得比以前嘗過的什麼點心也珍美些；僅有一瓶酒，而且很古怪的，烏黑的寬頸瓶，乘着藍酒；可是沒人飲牠。我被幸福疲倦了昏醉了，才離開這屋子；分別時，濟娜達溫和的握過我的手，又神秘地微笑了。

晚間的空氣沈重而濕浸的觸着我的面孔；暴風雨似乎正在蓄聚；烏雲漸多，在天空緩緩爬動，牠們煙樣的外形顯然變化不已。一陣一

陣的暴風在黑暗的林內震盪，遠在天際的什麼地方，雷聲隆隆的好似在向牠自己怨語。

我由後面的樓梯進了我的房裏。我的老僕睡在地板上，我必由他身上跨過，他驚醒了，瞧着我，說我的母親又因我生了氣，原要再着人找我的，但被父親攔阻了。（我從沒有不和母親請晚安，不求她祝福就去睡的。現在可沒辦法了！）

我告訴僕人我要自己脫衣去睡，隨即我便吹息了燭。不過並沒有脫衣，也沒有睡。

我坐在椅上，坐了很久，好像被魔術迷了一般。我心裏感覺的是這麼新鮮，這麼甜美……我靜靜的坐着，很少向四圍張望，也并沒移動，慢慢的抽氣，時而對於某幾種回想默默發笑，或想到我是在戀愛，想到這就是她，這就是戀愛，便又變得內部冰冷了。濟娜達的面



孔黑暗中在我的面前緩緩浮動——浮動，但并不浮開去；她的嘴唇仍然帶了迷惑的笑容，她的眼睛微微偏在一面凝視着我，帶着疑問，夢想，溫柔的神情……像離別她的那瞬間的樣子。我終於起身，悄悄地走近床去，沒有脫衣就小心把頭躺在枕上，好似怕急促的動作會擾亂我心裏充滿的什麼一般。……我睡下了，但連眼睛也沒有合上。不久就覺着一種什麼矇矓的微光不斷的射入房來……我坐起，望着窗戶。窗櫺和帶了神秘的微亮的玻璃明明分辨出來了。我想，那一定有了暴風雨了；暴風雨確是有的，可是還在這麼很遠很遠的地方怒發，以致雷聲都不能聽到；但有包在黑暗中的，長長的，好像天在開枝的電光不斷的在天空閃爍；然而與其說是閃爍，還不如說像死鳥的翅膀急急的顫震和抽動比較更為逼真。我起來，走到窗下，在那裏靜悄悄的一直站到早晨。……電閃一刻也沒有停息；那真是像農民所說的「雀

夜」。我凝視着靜寂寂的沙場，來斯加支諸花園黑魍魎的團簇，遠屋的黃壁；牠們也像隨着一次又一次的朦朧的閃光顫震似的。……我凝視着，不能走開；這些靜默的電閃，這些微光似乎與我心裏燃燒的秘密而靜寂的火相應。天亮了；天空被一片一片的深紅渲染了。太陽漸漸上來，電光也漸次蒼白，終歸停息了；顫盪的微光一步一步稀少，以至於消滅；沈沒在日間清明確的光輝之中……

我的電閃也消失了。我感覺極端的疲倦和平靜……不過濟娜達的影像仍很占優勢的浮蕩在我的心靈上面。但這影像也似乎靜寞了些：像池沼的蘆葦中伸出的天鵝，牠從牠周圍鄙俗的景物中顯現出來了，我，一到睡時，就帶着祝別的，信托的虔誠俯伏在牠面前。……

啊，甜美的熱情，溫和的調協，柔美之心的善良和平靜，愛的第一回狂喜熔化的幸福之感啊，哪裏去了呀，哪裏去了呀？

次日早晨我下去用茶點時，我的母親責罵我——不過沒有我所預料的那麼嚴重——要我告訴她我前晚上做了什麼。我略略回答幾句，把許多細節省了，對於一切事都竭力表示頂天真的神氣。

「總之，他們是些 *Comme il faut*（不正當的）人，你沒有什麼事須在那裏盤桓，而不去預備你的考試，做你自己的工夫，」我的母親這樣批評。

我知道我的母親對於我讀書的關心呆定只有這幾句話，所以我不覺着有答辯之必要；但吃過早點以後我的父親挽了我的手臂，整入花園，定要我告訴他我在則塞金家裏看見的一切。

我的父親於我有一種奇異的感化力，奇異的尤其是存在我倆中間的關係。他很少關心我的教育，但也決不傷我的感情；他崇重我的自

由，待我以禮——如果我可以這樣說……但他決不許我真正地親近他。我愛他，我羨慕他，他是我的理想人物——天呀！我如果不常常覺察他疏遠我，我于他會怎麼的熱愛呵！只要他自己高興，他只須一句簡單的話，一個簡單的姿態，就可以使你對他生一種無限的信心。我的心靈擴大了，好像同一個伶俐的朋友，一個親愛的先生一般，喋喋不休的和他談論……於是忽然之間又離開我，又把我遠遠地擋住，溫和的，親愛的，不過仍然是把我擋住了。

有時他高興，他就像小孩一般歡喜和我玩耍嬉戲（他喜歡各種的激烈運動）；有一次——再沒遇到第二次——他那麼親愛的撫愛我，使我幾乎流起淚來……可是高興和親愛同樣的完全消失了，我們中間所經過的一切不能給我作建築未來的基礎——一切似乎都是我做了一場夢一般。有時我細細端詳他那又伶俐又漂亮的面孔……我的心怦

悸跳動，我的全身都傾倒於他了……他好像覺察了我心裏的一切思想，輕快的往我臉頰上一抹，就走開了，或就開始什麼工作，或驟然嚴肅起來，好像只有他知道怎麼嚴肅似的，我馬上畏縮，也變得冷淡了。他所加於我的友愛的發動決非我的沈默而又易懂的懇求所能引起：牠們的到來常出於意料之外。後來我想到我父親的性格才得了這麼一個結論，就是他沒有心思留來顧及我和家庭的生活；他心事全在別的事業上，而且在別的地方得到了十分的滿足。「儘你自己所能爲自己打算罷，不要受治於人；要爲自己所有——人生的滋味全在這裏了，」有一天他對我這麼說。又一次，我因爲是一個民主黨黨員，很起勁地發揮我主張自由的意見（他那天很「和藹」，如我常時說的。）

「自由，你知道什麼能夠與人以自由嗎？」他重複地說。

「什麼呢？」

「意志，他自己的意志，意志所給與的力量勝過自由。知道麼決定意志，你就會自由，就會得勢。」

我的父親，在一切之前，看得比一切重要的，只是希望活着，而且已經活着了……也許他本有這麼的預感，他沒得長久的時間領略人生「滋味」；他僅僅四十二歲就死了。

我向我的父親細細描述我在塞金家裏消去的晚上。

他半注意，半不注意的聽着我，坐在花園內的一個座位上，拿手杖在沙上劃着。他時時笑一笑，向我射着光亮而帶譏諷的眼色；用短促的問話和應諾鞭促我繼續說。起初我連濟娜達的名字也不敢說，但我却忍不了好久，就開始歌頌她的美好了。我的父親仍然笑着；隨即變了沈思的樣子，伸一伸脚，站了起來。

我還記得他從屋裏出來，就叫馬夫把馬備好。他是一個出色的騎

手，在萊麗的很久以前，就有了馴服劣馬的祕訣。

「我可以跟你來麼，父親？」我問。

「不，你若願意，一個人出去就是；告訴車夫，我是不出外的了。」他答說，臉上帶着平日朋友般淡漠的神色。

他掉轉身，很快的走開了。我從後面望着他，穿過門就不見了。只見他的帽頂畔着圍牆移動；他進了則塞金家裏。

他在那裏停不到一點鐘，便又抽身進城去了，直到晚上才回家。中飯後我自己也到了則塞金家裏。我只見老公爵夫人一個人在會客室，她見了我，就用編物針在帽子底下搜她的頭，突然問我能不能替她抄寫一件呈文。

「願意的，」我答了，坐到一把椅子邊上。

「但要請你留心把字寫大些；你能不能今天就寫呢，我的好先

生？」公爵夫人遞給我一張污紙，又說。

「當然，我今天就可以抄寫。」

隔壁房子的門正開着，我從開着的隙縫裏看見濟娜達，面色蒼白，帶着愁容，他的頭髮隨意披在後面；她張了大而悽愴的眼睛覷着我，又輕輕把門關上。

「濟娜，濟娜！」老夫人叫着。濟娜達全沒回答。我把老夫人的呈文帶回家來，整晚的時間都消在牠上面。

## 九

我的情慾始於那天。回想起來，那時我實感受了處那種境地的男子所必得感受的了：我已經不是一個幼年的孩子；我在戀愛了。我已說過我的情慾起於那天；我還可加一句，我的痛苦也始於那天。離了濟娜達我就傷感；什麼也不稱我的意；一切都不順便；我爲極強烈的



相思消磨了整整的日子……離開時我很傷感……但當她的面也不見得好些。我嫉妬，我覺着自己之不重要；我癡癡呆呆地喪氣，癡癡呆呆地失格，但一種不可抗的力量總一樣吸引我向她。一踏入她的房門，不由得就發生喜悅的戰抖。濟娜達馬上猜出了我在戀着她，其實這個我也不想掩飾。她純拿我的愛情爲自己開心，她玩弄我，她愛我又窘我。似乎那很有味道，爲別人的最大喜悅和最深痛苦的惟一根源，專橫而不負責的根源，我正像濟娜達手中的一塊密臘；然而我其實不是惟一的愛她的人。所有來這屋裏的人都爲她狂了，她用索小兒的帶子把他們羈縻在她的足下。引起他們的希望復又引起他們的恐懼，使他們在她的指下周轉，（她平常名這個叫一齊敵他們的頭），這都是使她娛快的。他們也決不夢想到要給她以反抗，都熱忱的服從她。在她那充滿着生氣與美的全體，實有乖巧和大意，做作和天真，冷靜和嬉

惑的格外迷人的混合質；她一切所做所說，她一切行動，都附着一種珍美的魔力，那裏面有一種富於個性的力量在工作上表現出來。她的面孔也常常變動，工作；牠差不多能同時表示譏諷，幻夢，和熱情。各種美妙的，如發風的晴天的雲影般瞬息即變的情緒在她的嘴唇和眼睛上連續的一個追趕一個。

每個崇拜她的人于她都是須要的。她有時喚作「我的野畜」，有時僅喚作「我的」的伯諾左諾夫，要他爲她赴湯蹈火都會樂從的，他於自己的智力和別的品性絕少自信，却永遠關心她的婚事，暗示她別人都是沒什麼誠意的在這裏周旋。梅得諾夫合了她性格內詩的徽；他同好些作家一樣，是一個性情冷淡的人，他竭力使她，也許連他自己，相信他在崇拜她，他用連篇累牘的詩歌讚美她，帶着非常感動非常真摯的熱誠念這些詩歌給她聽。她同情他，但同時却有些譏笑他；

于他沒多大信心，聽過他的傾吐之後，常是要他讀讀普希金的作品，如她所說，來清清空氣。那善譏笑的，說話很刻薄的醫生陸新比他們中無論哪個都了解她些，比所有他們都愛她些，雖則他當着或背着她都說她的壞話。她不能不佩服他，但也常使他心裏不安，有時用很新奇很惡毒的娛樂使他覺着他自己也逃不脫她的勢力。「我是一個賣弄風情的女子，我是沒心肝的，我是一個天生成的女戲子，」她有一天當我的面向他說；「好，這很不錯，請把你的手給我；我要拿這扣針刺進去，你被這青年人看着會害羞的，扣針也會要刺傷你的，不過你總會不顧一切地發笑，你這真實的人。」陸新比漲紅了臉，掉轉身，咬着唇皮，但最後還是順從地獻了他的手。她刺着他，他果然笑了，：她也笑着，把扣針壓進了好深，偷偷去看他那雙只想望旁的方向轉而又不能的眼睛……

濟娜達與馬來弗斯奇中間的一切關係我知道最少。他是靈敏，好  
看的，但總有些摸稜兩可，有些虛偽，以我一個十六的孩子都顯然看  
得出，我很奇怪濟娜達并不注意這些。實際上也許她注意過這種虛偽  
的分子，不過於牠沒有什麼反感罷了。她那不規則的教育，她那奇奇  
怪怪的交通習慣，與她母親常常的接觸，她家裏的貧窮和紊亂，以  
及其他一切因她享有極端的自由，具有勝過她周圍的人的感覺所發生  
的，養成了她一種帶輕蔑的淡漠，什麼都懶得苛求。不測的事無論何  
時都可發生；弗尼或梯可以宣告沙糖沒有了，或別的惡濁難堪的話常  
達到她的耳朵來，或她的來客自己中間爭得不能開交——她總只搖搖  
她的捲髮，說聲「那有什麼要緊呢？」并不十分注意。

但是每當馬來弗斯奇接近她，帶着乖巧的狐狸般的做作伏在她的  
椅背上，自滿的諂媚的微笑著，扭扭捏捏貼着她的耳朵低聲細語的時

候，而她雙手交叉的抱在胸口，眉勁望着他，也是笑着，還搖着頭，這時候我的血液便要因忿怒而沸騰起來。

「你爲什麼會情願接待伯爵馬來弗斯奇呢？」有一天我問她。

「他有那麼美的鬚鬚哩，」她答說。「但是那在你還談不到。」

「你不要以爲我注意他呢，」她又有一次和我說。「不；我不能注意我應該看不起的人。我須要一個能主管我的人……但慈悲的天呵，我希望我永遠不遇到這樣的人！他不願意無端被任何人的爪子抓住。」

「那末，你決不會戀愛麼？」

「你呢？我不是愛了你罷？」她說着，還拿她手套的尖端輕輕擊了我的鼻子一下。

是的，濟娜達很高興拿我開心。有三個星期我無日不去會她，她

和我什麼沒有玩過呢！她很少來看我們，我也不爲這個著急；她一到我們家裏就變了一個青年女士，一個青年公主，我有些怕她。我又惟恐在母親面前露出馬脚；她十分厭惡濟娜達，對於我們非常仇視。我沒有這樣怕父親；他似乎全不注意我。他不大和她談話，可是常常用些特別的手段和暗示。我廢止了工作和念書，甚至到近隣去散步和騎馬也廢了。我像一個繫住脚的甲虫，總總繞着我心愛的小屋子周轉。如果能常在那裏停着，我是很歡喜的，那似乎……可是那不可能。我的母親罵我，有時濟娜達自己逐開我。就只得把自己常關在自己的書房裏，或者走到花園盡頭，爬進那很高的花塢的廢坵，腳掛在臨路牆上坐着很久，眼巴巴地望着，望着，但又望不見什麼。白色的蝴蝶伴着我，在佈滿塵埃的芋蔴上面懶懶地迴旋；一隻討厭的麻雀落在離我不遠的紅色磚場上，怪惱人地啾啾啾叫着，不斷地搓扭，旋轉，并梳

理她的尾毛；那些立着不動的多疑的烏鴉，很高很高的坐在赤楊樹的禿頂上，也時時呀呀的叫着；日光和風輕輕的在牠的弱枝上飄蕩；黨恩寺內沈鬱的叮叮噹噹的鐘聲時時浮送到我耳裏來；在我只是坐着，望着，聽着，充滿着無名的包含着一切的感觸；悲哀，喜悅，未來的預測，生之欲望和恐怖。但在那時候一點什麼也不懂，彷彿彷彿在我心裏經過的一切都無以名之，或者有三個字可以名牠，——濟娜達這名字。

濟娜達不斷的戲弄我，諂媚我，我滿是紛擾和狂喜；她忽然又丟開我，使我不敢近她——不敢望着她。

我記得她一連幾天都恨冷淡的待我；我簡直沮喪得什麼似的，悄悄地蜷入他們家裏，試試親近那公爵夫人，也不顧及她那時正在抱怨和咒罵了；她的經濟情形正是不好，她向警察所的警官已有了兩次的

「辯白」。

有一天我在花園內正沿着這穩熟的牆園散步，瞥見了濟娜達；她正拱了兩個手臂一點也不動在草地上坐着。我作勢想要悄悄的走開，但她忽然抬起頭來，急急的用手招我。我的心把持不住了；我起初還不大懂得她的意思。她又重覆的做了手勢。我就馬上跨過圍牆，欣欣然跑向她那裏去，可是她使一個眼色使我停住了，又使我慢慢移到離她兩步遠的路旁。我在心紛意亂，不知所措的當中，就在這路旁跪下了。她的臉上無處不表現得這麼的蒼白，這麼的痛苦，這麼的疲乏無力，這給了我心中一陣痛楚，我不知不覺暗暗唸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濟娜達伸起腰去，拾了一片草葉，嚼了一下，又丟在旁邊。

「你很愛我罷？」她終於說道。「我想是的。」



我沒有回答——其實這種地方何須回答呢？

「是的，」她重複說，還是同先前一樣望着我。「是這麼的。還是那雙眼睛，」她繼續說；她沈思着，雙手掩住她的面孔。「不過什麼事都漸漸覺得這樣乏味了，」她低聲說道：「我本應先逃往這世界的那一端去——我受不了這個，我對付不了這個……我的前面是什麼呢？……呀，我是墮落的，……我的上帝呵，那是怎麼的墮落呵！」

「爲什麼呢？」我怯怯的問道。

濟娜達并不答話，僅僅聳一聳肩膀。我仍然跪着，帶着強烈的悲哀望着她。她所說的一個一個字都像刀一樣割着我的心。那時候我覺得只要使得她不悲傷，我就捨掉我的生命也情願。我注意她——我雖然不懂得她怎麼是墮落，但我清清楚楚的覺到，她是怎樣的帶着一陣極不堪的淒涼之感忽然跑進花園來，一翻身就坐到地上，如同被鎌刀

刈倒的一般。她的周圍滿是綠鮮鮮的；清風在樹葉裏嘯嘯的低吟，還時時搖蕩濟娜達頂上覆盆子樹的長枝。還有鴿子的可可聲，蜜蜂也哼叫着，在稀疏的草上面低低飛繞。太陽在頭上顯着蔚藍的光輝——那時我是這麼的憂悶……

「給我讀一讀詩罷，」濟娜達低聲說道，用她的手臂撐持她自己；「我歡喜聽你讀詩。你讀來好像在唱歌一樣，但這也算不了什麼，由於你是年青。給我讀『在喬治亞山上』罷。首先還是坐下爲好。」

我就坐下，念那「在喬治亞山上」。

「『這是不由心中選擇，只能愛的，』」濟娜達隨我唱道。「那就是詩的妙處；牠告訴我們一些超越世俗的，所告訴的這類東西不僅僅比世俗的好，如『不由心中選擇，只能愛』這樣的語簡直比世俗的充實多了——可以不做的事，但又不能自禁。」她又沈默了，忽然一跳就

起身。「來罷。梅得諾夫和媽媽坐在裏面哩，他帶了他的詩給我，我却避開了他。他心裏也是難過的……我出於不得已哩！你總有一天會全都知道的……可不要惱我！」

濟娜達匆匆地握一握我的手，開步就走。我們回到了小屋子裏。梅得諾夫開始念詩給我們聽，念他那剛才印出來的一首詩「男性殺害者」，但我並沒有聽。他尖着喉嚨，拖長聲調，念他那四脚的長短格詩句，一起一伏的音節好似小鈴一般叮叮噹噹發聲，喧雜的，沒有意義的，我仍然望着濟娜達，竭力在細味她那最後的兩句話。

「也許有不識的競爭者打動了你，佔領了你罷？」

梅得諾夫忽然鼻孔裏發出高音——我的眼睛和濟娜達會合了。她即刻轉眼望着地下，羞的漲紅了臉。我看見她紅臉，嚇的漸漸冷肅了。我以前懷着嫉妬，只這一刹那有一個她在戀愛的念頭閃過我冷心

裏。「上帝呵！她是在戀愛呀！」

十

我真正的苦惱就從那時開始了。我苦思力索，只想移轉自己的心向，但隨即又回復原狀了，對於濟娜達全不放鬆的暗暗視察。她有了變動，那是顯然的。她開始獨自一人散步——長距離的散步。她有時不會客；獨自一人在自己房內一連坐到幾點鐘。她以前並沒有這種習慣的。我忽然變得——或者我心裏想像我已經變得——特別深刻了。

「是不是他呢？否則是不是他呢？」我自己問着自己，心裏怦怦的一個一個去猜想那些崇拜她的人。我暗暗的覺得梅來弗斯奇比其他的人都可怕些，雖則我為濟娜達之故自己也似乎不好意思承認這點。

我的視察不會看出我自己的鼻尖以外，這個祕密大概也全瞞不過什麼人；總之陸新醫生即刻就看破我了。但近來他自己也變了怪；他

消瘦了，笑還是如平時一樣笑，不過似乎比以前空虛些，陰暗些，短促些，一種不能自己的過激的憤激代替了他從前那種輕妙的譏諷，居然化作犬儒主義了。

「你爲什麼常常在這裏留連呢，青年人？」有一天只有我們兩個在則塞金會客室內的時候，他對我說。（那時青年公主散步去了，還沒回來，只聽得老公爵夫人尖銳的聲音在裏面叫着，正在責罵女僕）「你應該讀書，用功——趁這年青的時候——你現在在做什麼呢？」

「我在家裏用不用功，你不能斷定哩。」我倨傲的，但也有些躊躇的反駁道。

「你做着許多的工作咯！你現在未必想及那個！是的，我也不說那是你的過錯……當你這樣年紀那是一種自然的過程。不過你所選擇的實在太不幸了。你不明白這是什麼人家嗎？」

「我不懂得你的意思，」我說。

「你不懂得嗎？那更糟了。我以為來警告你是我應盡的義務。我這樣年長的單身漢可以來這裏的，這于我們有什麼傷害呢！我們是堅韌的，什麼也不能傷害我們，這能給我們以什麼傷害呢；但是你的皮膚還嫩弱——這樣的空氣于你很不好——信我吧：你會從此得到害處哩。」

「怎麼會這樣？」

「怎麼，你現在安靜嗎？你是如平常一樣的情形嗎？你心裏感覺什麼——于你有益——于你有好處嗎？」

「怎麼，我感覺着什麼？」我說着，但心裏知道醫生是不錯的。

「呵，青年人，青年人，」這醫生繼續說，那聲調暗示了一種極其侮辱我的意思在這三個字裏面，「謝謝上帝，你的心事全都在你的

臉上表現出來了，你的搪塞還有什麼用呢？然而空談又有什麼用呢？我自己也要不來這裏了，如果……（這醫生咬緊他的嘴唇）……：如果我不是這樣古怪的人。只是我很奇怪，怎麼以你這麼聰明會不知道你周圍的變化呢？」

「什麼變化？」我很緊策的插問。

這醫生帶一種諷刺的神情望着我。

「不錯呀！」他好像在對自己說，「他似乎什麼都要知道。老實說，我再來告訴你，」他提高聲調再說，「這裏的空氣不宜於你。而你總喜歡在這裏，那有什麼！花塢裏面固然是溫香甜美！——可是並沒有生機。是的！依我的話做去罷！仍復讀你的 *Veidano* 罷。」

老公爵夫人進來了，開首就向醫生訴說她的齒痛。隨即濟娜達也出來了。

「來！」老公爵夫人說，「你定須教訓她，醫生。她整天喝着冰冷的水哩；請問，這於她無碍嗎，以她那麼嬌弱的肚子？」

「你怎麼要這樣做呢？」陸新問。

「怎麼，這能有什麼影響？」

「什麼影響？你可以得到冷病，以致於死。」

「真的嗎？你是這麼說嗎？很好——那更好了。」

「真一個好念頭！」醫生喃喃的說道。老公爵夫人已經出去了。

「是的，一個好念頭，」濟娜達隨聲說。「人生是這麼一回快樂的事嗎？只要看看你的周圍。……哼，那是甜美的嗎？或者你以為我不了解，我不覺得嗎？這給我一種快樂——飲着冰冷的水；你能夠認真使我相信這樣的人生太寶貴了，不應該為一時之樂去危害牠罷——幸福，我簡直不必說及。」



「呵，很不錯，」陸新說，「恣意和放任……這四個字可以概括你；你整個的性格包括在這四個字裏面了。」

濟娜達不好意思似的苦笑。

「你現在來盡你的職務實在太晚了，我的親愛的醫生。你沒有照管得好；你過了時候了。戴上你的眼鏡罷。我現在並沒有絲毫任意的心情，和你開玩笑，和我自己開玩笑……這還有什麼玩笑可開罷！——至於放任……弗爾得邁先生，」濟娜達忽然頓一頓脚又說，「不要露出這麼憂鬱的面孔。我受不了別人的憐恤。」她急急跑出這間房子去了。

「這種空氣于你不好，于你很不好，青年人，」陸新又和我說。

## 十一

這天晚上這些常客又集聚在則塞金家裏。我也在內。談話轉到

了梅得諾夫的詩上。濟娜達立刻就表示真心的讚賞。「但你知道是怎樣的？」她對着他說。「如果我是一個詩人，我簡直不會挑選這類題來寫哩。也許那是全無意識的，不過奇怪的念頭總不時攪入我的腦子裏來，尤其是當我早晨沒有睡着，天空正要變玫瑰和魚白的時候。舉一個例罷，我常常想，……你們不會笑我嗎？」

「不會，不會，」我們都同聲叫着。

她兩手交叉的抱着胸前，望着別處，繼續又說，「我總想描寫一個大船，夜間浮在靜寂的河中，裏面載着一羣青年女子。月光在天空照耀着，她們都穿着白衣，頭上戴着白花編織的花冠，口裏唱着，你們知道的，性質有些像讚美詩的歌詞。」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往前說罷，」梅得諾夫帶着濃厚的幻想的意味批評道。

「岸上忽然起了一陣喧鬧聲，笑聲，火炬，活動的跳舞……原來是一隊酒徒在那裏叫囂歌舞。把這個情景寫成一幅活現的圖畫，那是你的事了，詩人先生；……只是我希望這些火炬是紅烘烘的，發出很多濃密的煙，這些酒徒的眼睛在他們的花冠下面閃爍，而且花冠全是陰暗的。你也不要忘記那些虎皮，酒杯，金子——大堆的金子……」

「金子應該放在哪裏呢？」梅得諾夫把光滑的頭髮往後一洒，動一動鼻子，這麼問着。

「哪裏？他們的肩上，手上，腳上，——隨便哪裏都是。有人說古時的女子是把金圈帶在腳踝上的。酒徒喚船上的女子到他們這裏來。女子們就停止了她們的讚美歌——她們不能繼續唱了，可是她們并不驚慌，讓河水將他們送到岸邊來了。忽然她們中間有一個女子慢慢站立起來……這個你須美妙的描寫：她怎的在月色之下慢慢起身，

而她的同伴怎的害怕……她步過船邊，酒徒們圍着她，把她擁入夜的黑暗裏去了。……這裏要插入些黑雲黑霧，什麼都要現得是紛亂的。只有他們的尖銳的叫聲和她的花冠留在岸上。」

濟娜達停止了。（「呵！她是在戀愛了，」我又這麼想着。）

「就只是這些罷？」梅得諾夫問道。

「就只這些。」

「這不能做一整篇詩的材料，」他驕傲的說着，「但我想拿你的意思做成抒情的一段。」

「用傳奇體裁嗎？」馬來夫斯奇詰問道。

「當然，用傳奇體裁——拜輪式的。」

「在我心裏，羅俄勝過拜輪，」這青年伯爵懶懶的說；「他比較有趣些。」

「翳俄是第一流作家」，梅得諾夫答說；「還有我的朋友，唐可施夫，在他西班牙文的傳奇小說El Trovador裏……」

「呀，就是那本把問話符號倒寫起的書嗎？」濟娜達打斷他的話。

「是的，那是西班牙文的規矩。我是要說唐可施夫……」

「看呵！你又要辨解什麼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來了，」濟娜達再又打斷他的話，「我們最好還是來玩玩……」

「賭罰嗎？」陸新插說。

「不，賭罰賭厭了；還是找比喻。」（這個遊戲是濟娜達自己創的。先說一件東西，各人就都來試把牠比擬一件別的什麼，比得最好的就得賞。）

她走到窗口。太陽正要落了；天空中高高的掛着大塊的紅雲。

「這些雲像什麼？」濟娜達問道；不待我們回答，她自己就說，「我想牠們好像克理歐迫屈拉（Cleopatra）的金船上的絳帆，當她渡海去會安東里（Antony）的時候。你記得麼，梅得諾夫，你告訴我這故事還沒好久哩。」

我們這些人都好像漢夢來（Hamlet）裏面的波諾尼斯（Polonius），覺得這些雲并不引起像那個絳帆一樣的什麼，但我們中間又沒哪個能夠找得更好的比喻。

「那時候安東里有了什麼年紀呢？」濟娜達問。

「還是一個青年，無疑的，」馬來夫斯奇說。

「是的，一個青年，」梅得諾夫肯定的附和。

「對不住，」陸新大聲說道，「他過了四十了。」

「過了四十了，」濟娜達重複說道，很快的瞥他一眼……

我即刻走回家了。「她是在戀愛，」我的嘴唇不知不覺反復的唸……「但是和誰呢？」

## 十二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濟娜達變得日見古怪，日見不可解。我有一天走到她那裏，看見她坐在一把花籃式的椅子內，頭正正伏在棹子的邊上。她站起身來……滿面都被眼淚浸濕了。「呀！你呀！」她帶着慘笑說。「這來罷。」

我走進她那裏。她把手落到我的頭上，握着我的頭髮猛然的一扯。

「扯得我痛呢，」我終於說道。

「呀，你痛嗎？你想沒有什麼使我痛嗎？」她答說。

「唉，」她瞧瞧自己手裏扯了下來頭髮，叫道，「我這算什麼？」

可憐的弗爾特邁先生。」

她小心的弄平手裏扯下的頭髮，繞在她的指上，挽成一個圈圈。「我要把你的頭髮裝到小盒子裏，帶在我的頸上，」她說着，眼淚還在她的眼內盈盈的閃爍。「這個也許可以給你一個小小的安慰：現在請了。」

我走回家來，恰遇着一個不快的情景。我的母親和父親鬧翻了；她正在拿什麼事情責備他，他仍舊是照他平日的習慣，保持一種恭謹的冷淡的沈默，并且即時離開了她。我聽不清母親說些什麼，實在是沒有心思注意這種事的；我僅只記得這場爭鬧完結之後，她就招我到她房子裏去，很不高興似的提起我常常去拜訪塞金公爵夫人的事：照她的口氣，公爵夫人是 *Une femme Capable de tout*（什麼都作得出的婦人。）我吻一吻她的手，（這是我擋住她的談話時常用的方法。）就走開往我自己的房裏去了。濟娜達的眼淚完完全全的將我壓服了；



我簡直不知道想什麼才好了，自己也禁不住要哭將起來；我雖則有了十六歲，畢竟還是一個小孩。雖則伯諾左夫一天一天增加可怕的程度，眼睜睜的覷着這狡猾的伯爵如同一條狼覷着羊一般，但我現在不再猜想邁來弗斯奇了；我全不猜想什麼，也不猜想什麼人。常常沈沒在幻想裡面，尋求休憩和寂靜。我特別喜歡那破敗的花塢。總想爬上高牆使自已棲息着，坐着在那裡，想着這麼一個不幸的，寂寞的，憂鬱的青春，我自己也爲自己感傷了——但這些悲傷的感觸所在，却給了我何等的安慰呵！我是何等的在其中狂醉呵！

有一天我正坐在牆頭望着遠處，聽着鐘聲……忽然之間有什麼浮在我的近傍了——不是一縷微風，不是一個冷悻，却彷彿是一陣芬香——彷彿有人近來了的一種感覺……我朝下面一看。那下面的路上，有一個穿淺灰白色長服的，肩上攔着淡紅小傘的，原來是濟娜達急急

的走來了。她瞥見了我，就停住，把草帽向後推一推，朝我舉起了她的天鵝絨似的眼睛。

「你坐在這麼高的地方幹什麼？」她帶着很怪的笑容問我。「來罷，」她繼續說，「你常常說愛我；如果真的愛我，就朝我跳下這路上來罷。」

濟娜達的話還沒有說完，我就飛下了，似乎有人在後面給我猛烈的一推。這牆約有十四英尺高。我落地時腳還站起，可是震動太甚，以致不能保持立腳點；我倒翻在地上，昏了一會。當我再清醒過來，還不及張開眼睛的時候，就覺着濟娜達在我身旁。「我親愛的孩子，」她正俯在我的身上說着，她的聲調裡含着怪可驚的溫柔，「你怎能這麼服從呢，親愛的？你怎麼這也服從呢？……你知道，我愛你哩……起來罷。」

她的胸窩緊貼着我，突突的跳動，她的手正在撫摩我的頭，而且忽然——我那時候的情緒怎麼樣了呵——她的柔美的嘴唇在我臉上狂吻……嘴唇接着嘴唇……可是那時候我已經恢復知覺，這似乎被濟娜達從我臉上的表情看出來了。我雖然還是閉着眼睛，而她急急的站了起來，說道：「來罷，起來罷，淘氣的孩子，真是傻氣，你爲什麼要躺在灰塵裡面呢？」於是我起來了。「拿我的小傘給我罷，濟娜達又說，「我把傘丟在何處呢，你莫這樣覷着我……何等的無意識呵！你沒跌傷吧，你跌傷了嗎？我敢說，總被苧蔴刺了的？莫眼巴巴的望着我，我告訴你……他却沒有聽懂哩，他不回答，」他又對自己這麼說了……「回家去罷，弗爾特邁先生，替自己好好洗刷一下，不要再跟着我哩，不然，我簡直生氣，決不要再……」

她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就飛快的跑開了，我坐在路旁，我的腿總

支不起我。手被荊棘刺了，背也疼痛着，頭呢，昏昏沈沈的；然而，我那時所感到的狂喜，一生再沒有第二次了。這種感覺起初在我的肢體內變成了甜美的疼痛，繼而我歡呼跳躍起來，才算代表了我心中的情緒。是的，我仍然是個小孩啊。

(十三)

我在那一天整天都是這麼自豪，這麼輕快，把濟娜達吻着的感覺這麼真切的保留在臉上，帶了這麼愉快的戰慄去回憶她所說的每一個字，我這麼的抱住我的意外的幸福，以致着實怕，着實不願去見她了——引起這些新感觸的她啊！我覺得自己現在對於命運已不能再有所求了，覺得我現在只該「去，深深的歎最後的一口氣，死去了事。」但是第二天，我又走入這小房子了，走到的時候，我覺得非常踟促，我只想表示一種謙遜的自信來掩飾牠，像一個想要表明自己知道怎麼

守秘密的人一般。濟娜達很疏淡的接着我，不帶一點情感，她向我搖一搖手，問我沒有青腫不？於是我所有的謙遜的信心和神秘的態度都即時消滅了，我的弱促也沒有了。雖則我不曾懷着什麼希望，但濟娜達這麼的冷靜却如一桶冷水澆了我滿身似的。我知道我在她的眼睛裏只是一個小孩，而且是極其可憐的小孩。濟娜達在房內走上走下，每回遇着我的眼光，就快快的給我一笑，但是她的心思離得很遠，我明明的看得出來……「我還是自己來談起昨天所發生的事嗎？」我心裏想道，「問她，她那麼急急的跑往那去了，只一瞥就再沒看見她了。」……可是我終歸帶着沮喪的神情，悄悄的走到屋角裏坐下了。

伯諾左諾夫進來了，我一見他，就覺輕鬆了。

「我替你找得了一個馴服的馬，」他快快的說道，「夫列特推荐

了一個，可是我心裏有些信不過，恐怕壞事。」

「你怕什麼呢？」濟娜達說；「我試問你？」

「我怕什麼？你不知道馬的騎法。阿彌它佛，知道會要出什麼事  
呵！這是一個怎麼奇怪的想頭忽然臨到了你呀？」

「那是我自己的事，野獸先生。那末，我就要請比特萬西維支。」

……（我的父親的名字叫比特萬西維支。我很驚訝她這麼輕快這麼自  
然的說出他的名字，好像她很信得過他必定樂于爲她效勞似的。）

「呵，真的，你打算出去同他騎馬罷？」伯諾左諾夫反問道。

「同他或同別人，都不干你的事。總之，不同你罷了。」

「不同我」，伯諾左諾夫重複說。「聽你自便。我還是去替你找

一匹馬。」

「好的，可是須得留心，莫送一個老牛似的東西來哩。我警告

你，我是要開跑的。」

「任你怎麼快跑……同誰呢？同邁來斯奇去騎罷？」

「怎麼不同他呢，伯克拉西梯君？安心些罷，」她再說，「不要瞪着眼睛。我也帶你去就是。你知道邁來夫斯奇在我心裏現在只是——  
| 唉！——她搖一搖頭。」

「你特是說這個來安慰我呢，」伯諾左諾夫悻悻的說。

濟娜達半閉着她的眼睛。「這個可以安慰你嗎？呵……呵……呵……  
| 伯克拉西君！」最後她似乎找不出別的話來，就這麼說道。「弗爾得邁先生，你會和我們同去嗎？」

「我并不想……混入一大隊人中間，」我囁囁的答說，不曾抬起眼睛。

你只情願「談私話」嗎？……自由是自由的人享的，天界是聖徒

的，「她嘆着氣批評道，「去罷，伯諾左諾夫，趕快點。我明天反正要一隻馬哩。」

「呀，你從那裏來呢？」老公爵夫人插問道。

濟娜達攢着眉頭。

「我總不會向你要錢哩；伯諾左諾夫是信得我過的。」

「他會信得你過，他會嗎？」……老公爵夫人哼着，忽然又大聲叫道，「唐片施加！」

「媽媽，我已給了你一個鈴子可以按哩，」濟娜達說，

「唐片施加！」老公爵夫人重複的叫着。

伯諾左諾夫告了別；我也跟着走了。濟娜達并不留我。

(十四)

次日我起的很早，起來便向城外出發。我想總可以把我的憂愁走



散走散。天氣格外可愛，晴朗而不很熱，新鮮快活的微風帶着緩緩的沙聲和欣嘯在地面上飄蕩，使得什麼都鼓張，又什麼都不受摧損。我在山上和林中徘徊了很久；全不覺得什麼暢快，我離家的時候，就打算放勢來憂苦一回，但是，這青春，這和美的天氣，清新的空氣，活潑潑的生趣，在靜寂的地方躺在草叢上的安謐，終於佔了優勝；那些永難忘記的話頭和接吻的回憶，都攢上我的心靈上來了。我一想到濟娜達決不會漠視我的勇敢和英傑的事，心裏頓然覺得甜美不過了：

：我暗暗的想道，「別人對她也許比我還要好，這也任他們罷！總之別人不過說一說請願怎樣怎樣，我却實行了。此外，我還什麼事不能替她做呢？」我的想像開始工作了。我想，我將要怎麼去從敵人手裏救出她來，怎麼的血流滿身，用強力將她從牢獄裏取出，然後躺在她的身旁，奄奄的斷氣。我記起懸在我們的會客室裏的一幅圖畫來——

梅來克得負了梅狄拉逃走——可是這時候，我的注意力正被一個花斑的啄木鳥所吸引住了，牠急急忙忙地攀到楊樹的長枝上，驚慌的從枝條的後面向外探望，看了左方，又看右方，如同四絃琴後面坐着的音樂家一樣。

我於是唱着「不是白雪」這歌，從這個又唱到當時最有名的：「我等着你，當着這蕩漾的和風，」我隨後又高聲朗誦荷馬克夫悲戲裏面耶末克與星子的談話。我只想從我的熱情澎湃的血管裏面作成一點東西，並且擬定了這麼一行來結束每一小節：「呵，濟娜達，濟娜達！」但除此以外，再也做不出什麼了。午飯的時候又正要到了。我就走下這谿谷來；繞到一條通到城市的狹仄的沙路。我沿這條路走去……沈重的馬蹄聲的得的得的在我後面響着。我不由得轉背一望，就靜靜站住，脫了帽子。我看見是我的父親和濟娜達了。他們騎在馬

上，肩并肩的排走。我的父親好像正在和她說什麼，他在她的右面彎着身子向她，手支在馬頭上，微微笑着。濟娜達默默的聽着，她的眼睛向下低睨，嘴唇緊閉着。我起先還只看見他們兩個；遲了一回，伯諾左諾夫也從一個蔭綠的灣角內出來了，他穿着騎兵的皮製服，騎着花白的黑馬。這雄壯的馬只顧昂着頭，向兩旁噴氣，高高的一步一步踏着，牠的騎者同時抓住牠，鞭促牠前進。我在路旁站着。我的父親收攏韁繩，離開了濟娜達，她慢慢的向他抬起眼睛，兩個同時飛跑了……伯諾左諾夫在他們後面猛追，他的指揮刀在身後拍拍的作響。

「他紅得像一個螃蟹，」我心裏想道，「她呢，她爲什麼是這樣蒼白？因爲整上午在外面跑馬嗎？」

我把脚步加倍的增快，換好了衣裳，洗過了手面，只等着吃飯；他正用了他音樂般的清亮的聲音在讀評論報上面的一般新聞；我的母

親却無精打采的聽着，她一見到我，就問我一整天的到那裏去了，并且說，我這樣的閒遊，誰也不知道往那去了，誰也不知道是跟着些什麼伴，她最不喜歡。「我可只一個人散步去來，」我作勢要回答她的，但看看父親在側，又不知爲着什麼緣故沒有做聲了。

## 十五

接連五六天我都很難看到濟娜達；她說她病了，可是這也不能止住這班常客不到這小房子裏來，他們全都是這樣，以爲這是盡他們的義務，只有梅得諾夫不大來了，因爲他找不着發洩熱狂的機會，即刻就變得沮喪，憤恨了。伯諾左諾夫常是憤憤的，紅着臉坐在屋角裏，齊喉嚨上面滿身都扣得緊緊的；馬來弗斯漂亮的面孔上也不斷的閃着惡笑，他的確不滿意濟娜達了，却用了特別的恆心在侍奉這老公爵夫人，甚至和他同坐一個僱來的車子去訪總督。不過那一次拜訪弄得很

糟，給了梅得諾夫一個很不快的經驗；他聽到了好些關於叱責工程司員的壞話，逼得他不得不在他的辯白中，承認他自己的幼稚和沒有經驗。陸新每天來兩次，但不久留，我自從最近那次坦白的談話以後，很有些怕他，同時又覺得他有一種真正的吸引力。有一天他和我在來斯嘉支尼花園散步，他現得格外和藹可親，告訴我各種的花木的名稱和性質，他忽然擊着他額頭，與什麼也不相連屬的叫道，「我這可憐的蠢人，還以為她是一個賣弄風騷的女子哩！自我的犧牲，有的人顯然是覺得很甜美的。」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呢？」我問。

「我並不想什麼都要告訴你哩，」陸新短促的答說。

濟娜達時常避開我，我在的時候——我不能不注意這個——總使她不安。她不由得就離開了我。……不由得；這就是我之所以這麼悲

酸，這麼逼身醉了！可是這也沒有辦法，我只想不經過他所常走的地方，只遠遠的望着她，但這不見得常常可以辦到。像從前一樣，一種不可解的什麼，又從她身上發見了；她的面孔和週身都有了變動。我尤其覺得的，是在一個溫和而幽靜的晚上，她身上所表現的變動。我正在散張的接木樹叢底下一條矮矮的長凳上坐着；我喜歡這個僻地，從那裏可以得到濟娜達的房子的窗戶。我坐在那裏；頭上面一隻小鳥在蔭暗的樹葉中間匆匆的跳着；一只灰白的貓子，儘量的伸長了身體，悄悄的在花園內爬走；最初出現的甲蟲在空中發出沉重的嗡嗡之聲，雖則不大響亮，也還清晰可聽。我坐着，眼睛望着那窗戶，看看牠開不開；牠開了，而且濟娜達顯現在那裏。她穿着白衣，她的本身，她的面孔，肩膀，手臂，也蒼白得如月亮一樣白。她停了好久沒有動，她從她縲着的眉毛下面，筆直向外面望着。我從沒有見過她是

這個模樣。她又緊緊的握着她自己的手，舉到自己的唇上，額上，她又把頭髮推到耳朵後面，搖一搖，帶着決定的神氣點點頭，一拍又把窗門關閉了。

過了三天，她在花園內遇着我。我正要轉身走開的時候，他却用身子把我堵住了。

「把你的手給我罷，」他仍然用着從前那樣親愛的口氣向我說；「我們很久沒有在一塊談話了哩。」

我偷偷的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睛充滿了溫柔的光輝，她的面孔好像隔了一層霧霧似的在那裏微笑着。

「你還沒有好嗎？」我問。

「不，我現在完全復了原了」他答說，同時拾着一朵小小的玫瑰花。「我還有些疲倦，但這不久就會好的。」

「你還會恢復得如從前一樣嗎？」我問。

濟娜達把玫瑰放到自己的臉上去了，我似乎覺得鮮明的花瓣的反光落到了她的臉頰上。

「怎麼，我變了嗎？」他質問我。

「是的，你變了，」我低聲的答說。

「我待你很冷淡，我自己知道，」濟娜達開始說，「不過你要注意……我是出於不得已的……呵！我怎麼又要說起這個呢！」

「你不願意我愛你哩，就是這麼一回事，」我不覺悽然的叫了出來。

「不，愛我罷，只要不像你從前那樣。」

「那末，還是要怎樣呢？」

「讓我們做朋友好了——這來罷，」濟娜達拿玫瑰花給我閉着。



「聽着，你知道的，我比你大許多——我真的可以做你的姑母了；哦，不是你的姑母，只是姐姐罷了。你……」

「你當我只是一個小孩哩，」我打斷了她的話。

「是的，你只是一個小孩，但是一個可愛的，伶俐的小孩，我最愛你。你知道麼？從今日起我要讓你作一個侍僮；你不要忘記了，侍僮須得緊隨他的女主人的。這個就是你的新的尊嚴的表記，」她說着，同時把那玫瑰花插入我外衣的鈕扣的孔內，「這是我加于你的寵愛的表記。」

「我曾經受過了你別的寵愛哩，」我囁嚅的說。

「呵，」濟娜達斜看了我一眼，批評道，「他的記憶力多麼好呵，好吧，我現在也豫備好了……」他俯身就近我來，在我的額上清潔恬靜的吻了一下。

我只是望着她，她轉身說着，「來罷，我的侍僮，」就走了小房子裏去。我很驚慌的跟着她。「難道這樣溫柔近情的女子，就是平日所認識的濟娜達麼？」我心裏想道。我覺着她的步法比從前從容些；她的全身也比從前端嚴些；嫺雅些……

天呵，愛是具了怎樣新鮮的力量在我的心裏燃燒着呀！

## 十六

午飯後這一些常來的客又聚在那小房子裏，青年公主也出來接待了他們。個個都非常起勁，恰如我永遠不能忘記的那第一個晚上一樣；連諾馬斯奇也跛着足來看望她了；這回梅得諾夫比什麼人都來得早，他帶了些新詩。賭罰的遊戲又舉行起來，不過沒有那新奇的戲謔和着實的嘻笑與雜聲了——那種惡作劇的成分已經沒有了。濟娜達對於各種戲法都有不同的意見。我以侍僮的資格得坐在她的傍邊。她提

議了許多事情，其中之一便是受罪的人須得述他自己的夢；但這個并不見得成功。那些夢不是沒有興味（伯諾左諾夫曾夢見他自己以鯉魚喂他的牝馬，并且他的馬長出了一個木首，）就是不自然或出于虛造的。梅得諾夫則饜我等以很合規則的傳奇故事；內中有坟墓，有拿七絃琴的天使，正議論着花和音樂，遠遠的在那裏浮遊。濟娜達并不等他說完。「若是我們要說故事，」她說，「那就讓各人說點他所想出來的吧，一點不要裝假。」頭一個該講的又是伯諾左諾夫。

這青年的騎兵着了慌。「我什麼也想不出來，」他大聲道。

「廢話！」濟娜達說。「好，你想想，譬如你若結了婚，你就告訴我們你要怎樣待你的妻。你會把她鎖起來嗎？」

「是的，我要把她鎖起來。」

「你自己會不會跟她在一塊呢？」

「是的，我自己當然要和他在一塊的。」

「很好。但是她若不耐煩這樣過活，而且又欺騙你呢？」

「我就要殺了她。」

「若是她跑了呢？」

「我就要追上她，還是一樣的把她殺了。」

「呵，現在假如我是你的妻，你會怎麼辦呢？」

伯諾左諾夫緘默了一分鐘。「那我就殺掉我自己……」

濟娜達笑了。「我看你這故事不是一個長的。」

第二個輪到的是濟娜達。她望望天花板，再沈思了一會。「聽罷，」她最後說道，「我所想的是……：那要你們自己去想像，一個很美麗的宮殿，一個夏天的晚上，一個很可驚異的跳舞會。這跳舞會是一個年青的女皇開的。到處是金子，大理石，水晶，絲綢，光亮，金

剛石，花卉，馥馥的芬香，種種奢華的陳設。」

「你歡喜奢華嗎？」陸新問。

「奢華是美的，」她駁道，「我愛一切美的事物。」

「比愛高貴的事物還愛得很多嗎？」他問。

「這是一種取巧的說法，我不懂得。不要打斷我的話。這跳舞會是這麼的美麗。一大羣的賓客，個個都年少美貌而且勇敢，又都狂了似的愛着這女皇。」

「這些賓客中間全沒有女人嗎？」梅來弗斯奇問道。

「不，——等一會——是的，有幾個。」

「她們都很醜嗎？」

「不，美麗的，可是這些男子都只愛着女皇。她身材高高的，顯得非常端嚴；她的黑髮上，戴着一頂小小的黃金的冠冕。」

我望着濟娜達，她在那一瞬間似乎比我們都超越得多，她那寧靜的眉端表現出那種生動的智慧和魔力，使我不由得想道，「你就是這女皇哩。」

「他們都圍着她，」濟娜達繼續說，「個個向她傾吐那些最諂媚的話。」

「她歡喜諂媚嗎？」陸新問。

「多麼難堪的人呵！老是打斷人家的話……誰不歡喜諂媚呢？」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梅來夫斯奇說，「這女皇有沒有丈夫呢？」

「我沒有想到這一點。沒有，她爲什麼要有丈夫呢？」

「的確，」梅來夫斯奇應道，「她怎麼要有丈夫呢？」

「靜聽吧！」梅得諾夫用法語喊道，他的法語并不高明。

「積德吧！」濟娜達向他說。「女皇聽着他們的讚美，聽着當時的音樂，可是并不望這些賓客中的那一個。屋內六個窗戶從頂到底，從地板到天花板，開着，窗戶以外，就是黑暗的天空，嵌着大顆的星子，黑暗的花園長着大的樹木。女皇望着花園裡。在那外面樹林中聞有一座噴泉；牠在黑暗中現着白色，高高的，高高的噴着，像一個神怪。女皇于這許多談話和音樂之中聽那柔美的潺潺的泉聲。她注視着，沈思着；「先生們，你們全都高貴，伶俐，富有，你們擁在我的周圍，你們珍視我說着的每一個字，你們都準備死在我的腳下，我把你們拿在我的威力之內：——但是在那外面，畔着那噴泉，那潺潺的水，我所愛的，把我拿在他威力之內的他，正在站着等我。他沒有闊綽的衣裳，也沒有珍奇的寶石，誰也不認識他，可是他在等我，確信我會去的，——我會去的——我若想要走向他那裡去，和他留在一塊，跟他

在花園的黑暗之內，樹木的低吟和潺潺的泉聲之下，一齊消失的時候，什麼力量也阻我不住……」濟娜達停止了。

「這故事是誣造的嗎？」邁來斯奇狡猾的問道。濟娜達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我們會怎樣辦呢？先生們？」陸新忽然開口說道，「如果我們都在那些賓客之內，而且知道噴泉旁邊這幸運的人？」

「等一會，等一會，」濟娜達插嘴說，「讓我自己來說出你們各人會要怎麼辦。你，伯諾左諾夫，會要與他決鬪；你，梅得諾夫，會要寫一篇諷刺他的詩……不，但是你不能寫諷刺詩，你會要拿他做成一篇巴比爾派的長詩，屬雜些你在電報內用過的材料。你，來馬斯奇，會要借……不，你會要用重利借給他一些錢；你，醫生……」她忽然停住。「你，我可真不知道會要怎麼做了。……」



「以御醫的資格，」陸新答道，「我會勸女皇莫開這跳舞會，她如果不是拿款待她的賓客開玩笑的話……」

「你也許是對的。你呢，伯爵？……」

「我麼？」馬來夫斯奇接着帶了惡笑說道。……

「你會要獻給他一塊拌着毒藥的糖食。」

馬來夫斯奇的面孔微微變了，現着猶太人的神色，但即刻又笑了。

「至於你呢，弗爾特邁，……」濟娜達繼續說，「但是已經夠了；讓我們來玩別的遊戲吧。」

「弗爾特邁先生，他以女皇的侍僮的資格，當她跑入花園的時候，會要替她提裙尾的。」馬來夫斯奇含着妬意說道。

我怒得漲紅了臉，濟娜達隨即把手放到我的肩上，站了起來，顯

着聲音說道：「我并不會準許你的大駕有在這裡肆意粗魯的權利哩，現在我請你離開我們吧。」她手指着門口。

「老天爺，公主，」馬來夫斯奇喃喃的說，他的臉色變得很蒼白了。

「公主有理，」伯諾左諾夫叫道，他也起了身。

「上帝呵！我全沒有絲毫意思，」馬來夫斯奇繼續說，「我想，我的話裏面沒有什麼能夠……我沒想到會觸犯你……恕我吧。」

濟娜達冷冷的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會，又冷冷的笑了一笑。「那就留住吧，」她隨隨便便的揮一下手，宣告道。「弗爾特邁先生和我也用不着生氣。原來刺傷我們就是你們的快樂……那于你們很有好處的。」

「饒恕我吧，」馬來夫斯奇又說；那時候我的思想全附着在濟娜

達的姿態上，我心裏只願自言自語以爲沒有真的女皇能有更大的威嚴，鎮壓她的臣屬，揮之使去的了。

這小小的一幕之後，賭罰的遊戲又繼續了一刻；各人心裏都感覺不安，這與其說是因爲這小小的一幕，還不如說是爲着另外一種不十分明確而又很緊迫的情緒的原故。這種情緒，誰也不說及，可是誰也覺得牠存在在他自己和鄰座的人的心裏。梅得諾夫給我們讀他的詩；馬來夫斯奇格外親熱的讚美那些詩，「他想表現他現在是怎麼的和善哩，」陸新低聲和我說。我們不久就散了。幻想的神情似乎又臨到了濟娜達；老公爵夫人着人來說她頭痛；馬來夫斯奇也開始爲他的風濕病訴起苦來……

我很久不能睡着。濟娜達的故事在我心裏印入得很深。「那故事裏面有什麼暗示嗎？」我自己問自己，「她是在暗示給誰呢？真要有

所暗示，又暗示着什麼？……一個人要怎麼判斷才是呢？不，不，那不會有的，」我細細嚙着，從火熱的面頰的這一面翻過他一面……我記起了陸新在來斯加支尼花園忽然發出的感嘆，和她的對我的行動上急劇的變化，我又沈入猜想了。「誰是他？」這三字彷彿印在黑暗上，擺在我的眼前；彷彿一片低低的不祥的雲籠罩着我，我覺着牠的重壓，只等牠消散。我近來許多事都習慣了；從則塞金家裏所看見的一切學會了許多東西；他們的雜亂無章的氣派，油燭的燼末，破碎的刀叉，粗鹵的弗尼夫梯，襤褸的女僕，老公爵夫人的神態——他們所有的一切新奇的生活方式再也不能令我驚訝了。……然而我這時候朦朧模糊從濟娜達覺察出來的一切，我却一點也不慣……「一個女流氓，」有一天我的母親這樣說她。一個女流氓——她，我的偶像，我的天神？這句話刺傷我了，我只想避開牠鑽進我的枕頭內去，我惱了——同時

我又有什麼不肯承認，什麼不肯放棄，只要作了那噴泉旁邊的幸運的人！……我的血如火一般燒起來了，在身內沸騰着。「這花園，……這噴泉，」我私忖着，「我要走到花園裏去。」我急急穿好衣裳，溜出了房門。這夜是黑魃魃的，樹木悄悄的低吟着，柔美，淒冷的空氣，從天空吹蕩下來，茴香的氣味從蔬菜園裏飄蕩過來。我將所有的路徑都走了一遍；自己輕輕的脚步聲忽然使我紛亂而增加了許多勇氣了；我靜靜站着，等着，聽着自己心房內快而且大的波動，最後我走近了這圍牆，斜斜地靠在薄的障壁上。忽然，或者那是我的幻想，一個女人的影子在離我只有幾步的地方閃過去——我睜開眼睛向黑暗中用勁張望，我屏息不動了。那是什麼？我聽見了腳步聲嗎？或者是我的心房在跳動嗎？「誰在這裏？」我吃吃的說着，聲音細微到自己都難于聽清。那又是什麼，一種蘊藏的笑聲嗎……或樹葉的沙沙之聲嗎……

：或就在我耳邊的一個感嘆聲嗎？我覺得有些恐怖了，「誰在這裏？」我更輕柔的重復說道。

空中吹了一會暴風；忽然一道火光在天空閃過；一顆星子墜了。「濟娜達？」我想要呼喚起來，可是這幾個字剛到嘴邊又消失了。忽然四周萬籟俱寂，正如半夜常有的情形：連蚱蜢在樹間也停了牠嘶嘶的叫聲——有什麼地方窗戶軋軋的作響。我站了又站，最後回到我的房內，回到我的冷清清在床上。我覺得了一種驚異的感觸；彷彿我到了一個幽會的場所，我一個人孤零零的被剩下在那裏，又彷彿我挨近別人的這種幸福走過了。

## 十七

第二天我僅僅偶然瞥見了濟娜達一眼：那時她正同老公爵夫人坐車到什麼地方去。但是我那天會見了陸新，不過他僅僅只俯賜了我一個

招呼，我又會見了馬來夫斯奇，這青年伯爵癡笑着，很和氣的和我談話。拜訪這小房子的這些人中間，只有他居然在我們家裏也找到了門路，並給了我的母親一個滿意的印像。我的父親却不大高興他，待他客氣得近於侮辱了。

「呀，Monsieur Page 侍僮先生，」馬來夫斯奇開始說，「我極歡喜見你呵，你的可愛的女皇，在做什麼呢？」

他那清秀的面孔，此刻在我看來是這麼討厭，他又帶着這麼輕薄的快意望着我，所以我全沒有理他。

「你還是生氣嗎？」他繼續說。「你不應該這樣哩。你知道，叫你做侍僮的並不是我，而且侍僮沒有不是跟着女皇的。讓我說一句，你實在沒有十分盡職哩。」

「怎麼見得？」

「侍僮和他們的女主人應該全不分離；而且應該知道他們應做的一切事務，簡直說，他們應該不間日夜的看守她，」他低聲說。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我說的什麼意思？我想，我表白得很明顯。應該不間日夜的看守，日裏還不大緊要，天是亮的，四周都是人；只有夜裏，那就要謹防危險了。我勸你夜裏不睡，去看守，用全副精力去看守。你記着，當夜裏在花園的噴泉傍邊，那就是最要緊防的所在。你將來會要感謝我的。」

馬來夫斯奇笑着，掉轉背對着我。他和我說的這些話，大概沒有什麼重大的意思，也未可知，他本有善于滑稽的名聲，又是在假面跳舞會中以善于欺人見稱的，他整個性格沈浸于一種不知不覺的虛誕之中，這對於他欺人的本領頗有助力……他只想調笑我；但他所說的每



一個字都成了流入我血管裏的毒劑。血液衝到我的頭上來了。「呀，那是這麼一回事吧！」我自言自語的說；「那末，我之總覺着要到花園內去，也就有了理由了！這麼樣決不行！」我大聲叫着，用拳頭捶着自己的胸膛，其實究竟什麼不行，我自己也說不出來。「說不定馬來夫斯奇自己到這花園內去，」我想到，（他也許是說大話，以他那樣自做的人，誇口是容易犯的，）「或者另外有人去，（我們花園的圍牆是很矮的，要越過牠是沒有什麼困難的，）不管怎樣，若是有什麼人落到了我手裏，那他就糟糕！我希望誰也不要來碰見我！我要表明給所有的人看，給這逆婦看，（我當時的確用了「逆婦」這個名詞，）我是能夠圖報復的！」

我回到我自己房內，從書棹內取出一把最近買來的英國刀子，試一試牠的鋒口，攢着眉毛，顯着是具有冷靜凝聚的決心的神氣，把牠

插入口袋裏，好像幹這類事情于我并不外行，而且并非第一次似的。我的心恨恨的緊張着，覺着像石塊一般沈重。我整天蹙眉咬嘴，不斷的走上走下，手在口袋裏緊捏着已經握得很熱了的刀子，此時我只是在預先準備臨到一種可怕的事件。這種新的莫明其妙的感覺完全佔領了我而且令我感覺到輕爽，我很少想及濟娜達的本身了。我腦海裏時刻有愛麗可這吉甫塞少女出現——「你往何處去，美麗的少年？」接着又說，「躺下吧，你全身都洒滿了血腥……：：：呵，你幹過了什麼事來？……淘氣的！」我帶着多麼殘忍的笑容重復說，「淘氣的！」三字呵！我的父親不在家裏，只有我的母親在我前面，她沒有多久以前還是顯着那種常有的忿惱神氣，默默無言的。他覺察了我的鬱悶，勇猛的神色，晚餐時向我說道，「你爲什麼事是這麼氣憤得像米桶內的耗子一般呢？」我勉強抑住自己，僅僅答以微微的一笑，同時心裏想

道，「若是他們知道了呢？」時鐘打十一點了；我走入自己房內，但并沒脫衣，在等待半夜的到來；鐘終于響了。「時候已到！」我從牙縫裏吃吃的發出這樣聲音；把衣服齊頸上都扣緊，衣袖也捲了起來，筆直走入了花園。

我老早擬定了一個看守的地點。在花園的末端，在那劃分我們的和則塞金家裏的管地的牆圍與公共牆壁的连接處，那裏長着一株松樹，孤單的兀自聳立着。我站到牠那低層的密枝下面，在那夜間的黑暗之中，我儘量的看，可以看到周圍所發生的事情。那近旁蜿蜒着一條我常時覺得神秘的灣曲的路，如同蛇一般盤旋在這帶有被爬過的痕跡的牆底下，一直通到那牙角樹構成的園亭。我朝這松樹走去，背靠着牠的幹上，開始看守。

這夜的靜寂與前夜一樣，不過天空內少了些雲，樹林和高一點的

花卉都看得清晰些。這帶着期望的開始幾分鐘是緊迫得可怕的。我對一切都下了決心，只在等籌算怎樣動手；或者猛喝一聲，「你往哪去？站住！自己把身子獻來——不然，就沒有活命！」或者猛然一擊就是。……各種的聲響，各種的呼嘯和沙聲，在我聽來，似乎都帶着先兆，都很異樣……我準備着……我的身子向前俯着……但是半點鐘過了，一點鐘過了；我的血流比較平靜了些；我覺着我做的全沒意識，我未免有些可笑，馬來夫斯奇只是和我開玩笑的。種種感覺開始偷偷的佔領了我。我離開了這埋伏的所在，在花園各處走動。什麼地方都沒有有一點聲音，一切都是靜悄悄的，那好像是譏誚我一般。連我們的狗也捲成一團睡着在門口，我爬上花塢的廢址。望見開敞的鄉村，遠遠的鋪展在前面，我又記起我和濟娜達會見的情景，不覺沉入夢想之中。……

我被驚了一跳……我覺着我聽到了軋軋的開門的聲音，接着又是不大明晰的像折着樹皮的爆裂聲。我快速的兩步就走下了這廢址，靜靜的站住，驚慌得什麼似的。這是一種迅速的，輕微的，但又非常小心脚步清清楚楚在花園內響着，并且正朝向我近來了。「他在這裏了，……他終於在這裏了！」這樣的念頭在我心內閃爍。我抽筋似的急忙把刀子從口袋裏抽出來，抽筋似的急忙將牠開了。紅的閃光在我的眼前旋轉；頭髮因着恐怖和憤怒在我頭上豎起了。……那脚步逕直朝我來了；我俯着身子——往前伸長頸頸去張望他。……一個人走入我的眼簾了……我的天呀！那是我的父親！

我馬上認明白了他，雖然他全身裹在黑外套裏面，他的帽子下垂到面孔。他僅僅用腳趾著地走了過去。他並沒注意我，雖然我是全沒有隱藏；可是我是那麼的逼攏，那麼的縮作一團，我覺得差不多齊着

地平線了。這嫉怨的準備殺人的阿賽羅，忽又變成一個小學生了。：我父親這樣意外的出現，使得我太驚慌了，連他從那裏來，向那一方面去，我都不曾注意到。當一切又顯得靜悄悄了的時候，我才清醒過來，心裏想道，「怎樣這夜間在花園內走着的是我父親呢？」我的刀子，曾因驚嚇掉到草裏面去了，現在也沒有想到要去尋牠；我即刻全然清醒了。但我從回到家裏去的路上，又轉到了我那平素在楓楊樹底下的坐位，仰望着濟娜達的窗子。窗子上那小小的，微微凸起的玻璃在這黑夜的天空投射到牠們上面的微光之中放出陰暗的藍色。忽然之間，牠們的顏色開始變換了：：在牠們後面——我看見這個，看得非常分明——一塊白色窗簾被人輕輕的小心的放了下來，正當當落到窗架上，就掛住沒動了。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又到了自己的房間裏的時候，不能自

主的這樣大聲說道。「作夢吧，偶然之事吧，或者……」這類的假設突然撞入我的腦子裏來，牠們實在太新奇了，令我不敢長久的細味。

## 十八

我早晨起床覺着頭痛。前天的熱情全消失了，全被可怕的空虛的感覺和我直到那時才知道的一種悲哀所代替；好像什麼東西已經在我的心理死掉了一般。

「你怎麼弄得像一隻去掉一半腦子的兔子一樣呢？」陸新會見我的時候是這樣說。我用早點的時候偷偷看看我的父親，隨又看看母親；他同平時一樣冷靜；她也同平時一樣暗暗的煩燥。我的父親平日有時候每每對我講些和靄的話，這時候我等着看他是否又說那類的話。……可是他連日常那種冷淡的招呼都沒有給我。

「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訴濟娜達嗎？」我心裏考慮着；「……總之橫豎都是一樣，我和她的關係什麼都完了。」我走了去看她，但並沒有向她說什麼，其實，就是想要和她談話，也會辦不到的。老公爵夫人的兒子，一個十二歲的武備學生，正從彼得堡放假回來了；濟娜達馬上把她弟弟交給我。她說，「我的親愛的喔羅地，」——她對我用這樣親密的稱呼，這是第一次——「這是你的伴侶。他的名字也叫喔羅地。請你愛他，他還有點害羞，可是他的心腸很好。請你指示他到尼斯加支尼花園去，帶他一同散步，拜託你保護他。你會依我吧，難道不會嗎？你也是很好的！」她很親熱的把雙手搭在我的兩個肩膀上，我全然失了魂魄似的。這小孩一到，使我也變成小孩了。我默默的望着這武備學生，他也同樣默默的睜起眼睛看着我。濟娜達笑了，把我們推做一團。「彼此抱着吧，小孩們。」我們彼此抱了。「你歡喜要



我指示到花園去吧？」我問這武備學生。「請你，」他帶了一般武備學生的那種粗燥聲音，答說。濟娜達又笑了……我注了意的，她從沒有過這樣得意的臉色。我學着這武備學生走出。我們的花園裏有一種舊式的鞦韆。我拿他坐在那側狹的踏板上，開始搖蕩。他穿着有寬闊的金邊的，很堅厚的布做的小而且新的制服，絲毫不動的坐着，手緊緊的握着繩索。「你最好把衣領解了，」我向他說。「那沒有什麼，我們習慣了的，」他說着，并咳嗽一下清清他的喉嚨。他像他的姐姐。尤其是他那雙眼睛令人想到她。我高興去討他的歡喜，但同時一種痛楚的悲哀在我心裏咬着。現在我當然是一個小孩了；但我想道，「明天呢……」我記起了前夜跌落刀子的地方，又去尋牠，這武備學生要了我的刀子，拾起一根野芫菜的莖，削成喇叭，開始呼呼的吹。歐塞羅也呼呼的吹了。

但及至晚上她從花園的角內找出他——這歐塞羅來——問他爲什麼那樣沮喪的，他——這歐塞羅，又在濟娜達的腕內哭得什麼似的了。我的眼淚流得極其厲害，使她爲之大驚。「什麼事委屈了你？」「什麼事，喔羅地？」她反復的問我；她見我不答，又不住的哭着，就要來吻我那濕潤的腮。但我從她轉了過去，帶着嗚咽的聲音細細說了，「我已經什麼都知道，你爲什麼還要來欺弄我？……你那裏須要我的愛？」

「這只怨我，喔羅地……」濟娜達說，「這完全是我的錯……」她緊捏着雙手，再又說。「我這人是多麼惡劣，黑暗，和罪過呵！……不過我現在并不是欺弄你。我愛你；你也不必猜我是爲什麼愛你，或怎樣愛你……究竟你知道了些什麼呢？」

我能夠向她說什麼呢？她正對着我站着，眼睛望着我，我完完全

全屬於她了，自踵至頂全在她的視線之內。……一刻鐘後我和這武備學生和濟娜達又蹣跚跑來。我沒有哭了，而且笑着，雖然笑的時候從我浮腫的眼皮上有一二滴淚珠掉下。我拿了濟娜達的緞帶圍在頸上做頸帶，每當摸着她的纖腰捉住她的時候，我不禁欣然的呼叫起來。她也很隨意的和我玩耍。

## 十九

誰若是定要我那沒有結果的夜半巡視之後的一週中我的心情的經過如實描寫出來，那真是把我難着了。那時期是一個患着離奇的熱病的時期，是一種很複雜的糾紛狀態，那裏面有着極相反的思想，情感，希望，喜悅，和苦惱，如同狂風暴雨，擠在一塊迴旋着。如果說十六歲的孩子也能自己反省，我最怕的就是這反省了；我對無論什麼都怕去稽究；一天到晚只是糊糊塗塗的過日子；晚上睡着……我幸虧

有那孩期的無憂無慮的心。我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愛着，也不想認定自己沒有被愛着；我的父親，我可以避開不見；濟娜達我却不能避開，……當了她的面，我就像在火裏面燃燒一般……不過我也無心去追究那燃燒我溶化我的究竟是什麼一種火——我知道燃燒和溶化是很甜美的也就夠了。我沉溺于一時的熱情，自己欺瞞自己，避開自己的記憶，對目前預料得到的事件閉着眼睛不管……然而無論如何這種弱點大概也不會長久的……霹靂一聲，馬上一切都被打斷，我又被拋入一個完全新的途徑去了。

有一天我作了一個長距離的散步回來吃午飯的時候，很驚訝的發見只有我一個人吃飯，我的父親已經外出，母親說病了，不想吃什麼，獨自一個關在她的寢室內。我看了僕人的臉色，猜想總有什麼特別事故發生了……我不敢去盤問他們，但我有一個年青的侍僮非利浦和

我要好，他很喜歡詩，又會奏琵琶。我便跑去和他談話。我從他那裏才得知我的父親和母親之間曾起了一場可怕的爭吵。（他們的話，句句都被他們在女僕的房內偷聽了；一大半是用的法文，但女僕馬利沙，曾和一個從巴黎來的女成衣匠住過五年，對於那些話全聽得懂。）我的母親責父親不忠，不該和隣居的少女親近；起初父親僅僅爲自己辯護，可是後來生了氣，也說了些殘忍的話，「想想你自己的年紀，」這就使得我的母親哭了；母親又隱隱的指謫了幾筆放出的債，那似乎是放給老公爵夫人了的；她并且把她（老公爵夫人）和那少女說得很壞，最後父親威嚇了她一頓，「一切口角」非利浦繼續說，「都由於一封匿名的信；誰寫的，沒有人知道，但若不是這封信，這些事情決不會這樣完全顯露出來的。」

非利浦又很帶有意義似的使了一個眼色。「是的，這些事都無須

瞞過；不過無論如何，你的父親這次總算極其小心——但是，你看，就舉一樁事，他總要雇輛馬車或是別的……什麼事都少不了僕人。」我吩咐非利浦去了，就躺在自己床上。我並不鳴咽，並不絕望；并不想到這是什麼時候或怎樣發生的；也并不奇怪何以我以前，好久以前，沒有猜着這個；我甚至並沒有什麼心思去怨恨我的父親……我知道的我簡直忍受不了；這忽然的消息把我嚇暈了……什麼都完了。我心中開着美麗的花朵，一旦被折去，擺在我的旁邊，擲在地下，在腳底下踐着。

## 二十

第二天我的母親便宣稱她打算要回到城裏去。這早晨父親到過她睡的房內，在那裏停留很久。他們說了些什麼，沒有那個聽到；只是我的母親沒有再哭；她回復她的常態，想要吃飯了，但是仍沒有出來，

也沒有改變她回城的計劃。我記得，我曾徘徊了一整天，但沒有進花園去，對那小房子鏗都沒鏘一眼，晚上我又看到了一場嚇人的事；我的父親揪着伯爵馬來夫斯奇的手臂，把他從飯廳拉到正廳，當着僕人的面，冷然的對他說：「前幾天你的大駕來過我們家裏的；我現在也不是想和你解釋什麼，但很樂意告訴你，如果你再來訪我，我會要把你丟出窗外。我并不歡喜你的手筆。」伯爵鞠了躬，咬住唇皮，悄悄的走開了。

我們正開始預備要搬往城市，住到我們有一所房子在那裏的阿伯底街去了。我的父親大概也再沒有意思一定要留在村舍，不過他已勸服了我的母親不要當衆獻醜，這是很顯然的。一切都靜靜的作了，并不忙迫；母親甚至對老公爵夫人致了意，說明她很抱歉，因為微恙所阻，她不能在離別以前再去見她。我如同着了魔的人一般，四處徘徊，

只希望這事體能怎樣快就怎樣快完場。我有一個想頭，總不能逐出我的腦子：「她，一個青年女子，而且畢竟還是一個女公子，怎能把自己弄到這個地步呢？她知道我的父親不是什麼沒有牽累的人，而她自己儘有機會嫁給伯諾左諾夫之類的人。她能有什麼希望呢，她怎能不怕敗壞自己的前程呢？是的，我想這是愛，這是熱情，這是信仰……」

達新的話回到我的心中來了：爲某種人犧牲自己是甜美的：我偶然的看見了什麼白的東西在那小房子一個窗內……「那莫非是濟娜達的面孔嗎？」我心裏這麼想着……是的，那的確是她的面孔。我不能制住自己了，我不能全不和她說一句最後的告別的話就離開她。我趁了這適當的時機，走進那小房子裏去了。

老公爵夫人在會客室內，用了她平日那樣不雅的，隨意的神情款待我。



「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的好人，你們一家子要是這麼匆匆的搬去？」她說着，拿鼻烟塞入她的鼻孔。我望着她，一個重負從我的心裡釋去了。被非利浦洩漏的「債」這個字，很使我担心。她居然沒有疑惑……至少我那時心裏是這麼想着。濟娜達由隔壁房裏走來了，她臉色蒼白，穿着黑衣，披着蓬蓬鬆鬆的頭髮；她握了我的手，不說一句話，就拉我同她走去。

「我聽到你的聲音，」她說，「立刻就走來了。壞孩子，離開我們在你是這麼容易的一回事嗎？」

「我來正爲的是和你告別，女公子，」我答說，「這多半是永久的分手。你也許聽得了，我們就要走了哩。」

濟娜達凝神望着我。

「是的，我聽得了。謝謝你的來意。我正在想着我會不能再看見

你了哩。但你不要對我懷着惡意。我有時苦了你，然而我總不是你所想像的我。」

她掉轉身去，靠了窗戶站着。

「的確，我不是那樣的我。我知道你對我懷着很不好的意見。」

「我嗎？」

「是的，你……你。」

「我嗎？」我悲傷的重說，我的心在她這種優勝的，不可言喻的魔力的影響之下又如從前一樣，突突的跳動起來了。「我嗎？相信我吧，濟娜達。阿來札召夫娜無論你做了什麼，無論你怎樣苦了我，我總會愛你，崇拜你直到我的末日為止。」

她猝然轉身向我，伸開雙手，摟着我的頭，給我一個溫柔而熱烈的親吻。上帝知道，這長久的祝別的吻是給誰的呢？可是我畢竟很熱

忱的嘗着了牠的甜美。我知道，這決不能再有的了。請了，請了，「我連聲說着……

她自己撒了手，走開了。我也動身走了。我描寫不出我那臨走時的心情。我願意牠莫再復現；但我如果知道自己經驗過那樣的心情，我總會感覺自己的不幸的。

我們回到城裏了。我不會很快的就擺脫了那過去的事情；不會很快的就工作起來。我的創傷，很慢的才開始復原；但是我對於我的父親，並沒有什麼惡感。他在我的眼中，反而好了些似的……這只可讓心理學家去儘他們所能的解釋這個矛盾吧。有一天，當我沿了夾着花木的街道散步，心裏得到一種不可言喻的喜悅的時候，我遇見了陸新。我喜歡他那直爽無虛偽的<sup>性格</sup>，並且因他在我心裏引起的一些記憶之故，令我很親愛他。我向他走去。「呀！」他鎖着眉毛對我說道，

「是你吧？青年人。讓我看。你還是從前一樣面帶黃色，不過你的眼睛裏沒有那種痴氣了。你已像一個男子漢，不是一個叭兒狗了。這很好。你現在在做什麼？作什麼？」

我嘆了一口氣。我不想說謊，但又不好意思直說。

「喂，不要緊，」陸新又說，「不要害羞，頂有價值的事便是過合理的生活，不作自己的情感的奴隸。隨波逐浪——那是頂不好的辦法；一個人必須站在自己的立腳點上，那怕所站的只能是一個石頭。我現在得了咳嗽病……伯諾左諾夫呢，——你聽得有關於他的消息沒有？」

「沒有，他怎麼了？」

「他失蹤了，全沒有關於他的消息；有人說他到科克薩去了。這是一個教訓，青年人。他之弄到這個地步全由于不知道及時離開，脫

去那羅網。你似乎走開得很好。留神不要再跌入同樣的陷穽吧。請了。」

「我不會，」我心裏想道，「……我不會再會見她。」可是我的命裏註定了，還有一次要看到濟娜達。

## 二十一

我的父親每天總是騎馬外出。他有一個很雄壯的英國馬，那是一個帶栗色斑紋的，頸根和腿子都很苗條很長的，又很耐勞的惡性的牲口。她的名字叫電駒。除我的父親以外，沒有人能夠騎她。有一天他很和氣的走近我的面前，我好久沒看見他有那樣欣悅的神氣了；他已經著了馬矩，正預備騎馬。我馬上懇求他帶我同去。

「我們還不如玩玩跳蛙的把戲好了，」我的父親答說，「你騎着你那牡馬決趕不上我。」

「不，我要去，我也要著上我的馬矩。」

「好的，那就同來吧。」

我們出發了。我有一個毛茸茸的黑馬，強壯而且活潑。當電駒放開脚步走的時候，牠誠然要竭力疾馳才趕得上，然而我總算沒有落後。我沒有看到什麼人能夠騎得像我父親一樣好的；他有那麼輕便而安閒的坐勢，似乎被他騎着的馬也覺得出，而以牠的主人自豪。我們穿過許多夾着花木的街道，到了「處女坪」，又跳過好些牆圍，（起初我不敢跳，但我想父親對於胆怯是要加以輕視的，馬上就不感覺畏縮了。）兩次橫過莫斯科瓦河，我心裏以為我們要回家了；尤其是當我的父親在克里米灘忽然折轉去，沿着河岸疾馳，而且真心真意的說我的馬倦了的時候，我是這樣覺得。我追隨他。他達到一個堆着舊木材的地方，飛快的從馬上溜下，叫我也下馬；把他的馬韁交給我，吩

呀我在木堆旁邊等他，他轉入一條小街，就不見了。我在河岸上走下，時時要叱罵電駒，因為她行走的時候，不斷的用力嚼着卸口，頭向左右扭動，不是噴嚏，就是嘶叫；我如站着不動，她總不會不以前足撞地，狂叫着去咬我的牡馬的頸脖的；她的動作實在完全像一個嬌養慣了的駿馬。我的父親還沒有走回。悶人的潮濕的水氣慢慢從河中騰上；罪罪的細雨被微風輕輕的吹來，將我走上走下所走近的討厭極了的死呆的灰色木堆，沾深了好些黑小的斑點。我極不耐煩了，但我的父親仍然沒有回來。一個哨兵似的芬蘭人，灰白得完全像那木材一樣，頭上戴着盆一般的舊式軍帽，手裏拿着木棍（你若想到這個，會疑心怎麼莫斯克瓦河岸也來了哨兵呢！）他走近來了，掉轉他那纔得像老婦以的面孔向我說道，「你帶着這些馬在這裏做什麼，少年先生？讓我替你牽着他們吧。」

我沒有理他。他又問我討烟捲，爲避開起見，（我頗有些不耐煩的憤懣，）我就朝着父親沒去的方向走了幾步，隨又慢慢沿這小街走到盡頭，轉過街角，靜靜的站住了。在這街內，離我四十步的地方，一所木房子的開着的窗子旁邊，立着我的父親；他背向着我，伏在窗台上；而屋內坐着一個穿黑衣的女人，半爲窗簾遮蔽，她正在和我的父親談話；這女人就是濟娜達。

我完全硬化了。我自認我決沒有預料到這個。我頭一個衝動是想走開。「我的父親會回看呢，」我心裏想道，「我怎樣辦才好……」但是一種強烈的感覺——那種感覺比好奇心還要強烈，比嫉妬還要強烈，甚至比恐懼也要強烈些——羈住了我在那裏。我開始觀望；我用勁聽着。似乎我的父親正在堅持着什麼。濟娜達似乎不肯允許。那時我又好像看見了她的面孔——悲哀的，嚴肅的，并帶有說不出的忠誠



憂鬱，愛情，和絕望的痕跡——我找不到別的字來形容牠。她僅僅說出一個個的單音字，頭也不抬，只是微微的笑着，——態度很恭順，但又不像屈服。只須那種微笑，我就認識昔日的濟娜達了。我的父親聳一聳肩膀，把帽子正正當當的放到他的頭上，這是他常有的一種性燥的標識。……接着我又聽到了這樣的話：「Vous devez vous Separer de cette……；」（你不離開這裏……；）濟娜達端端正正的坐着，伸出她的手腕……；忽然之間，這不可能的事件在我的眼前發生了。我的父親忽然舉起了他剛在他的外衣上鞭去灰塵的馬鞭，我聽得在那赤露到腕灣的手腕上發出的銳利的擊聲。我僅僅忍住沒有哭出聲來，濟娜達微顫着，默默無言的望着我的父親，隨後慢慢把手腕舉到唇皮上，吻着上面的紅的條紋。我的父親丟了馬鞭，急急跑上階級，蹣跚入這屋子裏去了……；濟娜達掉轉身去，張着雙臂，抵着頭，也離開了

這窗子。

我的心沉入了深的痛苦和悸慄的恐怖，匆匆的回身，跑過街巷，幾乎把電駒都忘記沒有牽，一直就回河岸來了。我什麼也想不清楚。我知道我冷靜，沈默的父親，有時不免被忿怒把住；我總之還是不明白剛才所見……不過同時覺得，我無論活到好久，決不能忘記濟娜達那種神情，眼光和微笑；她那影像，這麼促然顯現于我面前的影像，永遠印在我的記憶裡面了。我空空的睜着這河，全沒注意到我的眼淚正在泉水般的湧放。「被鞭打了，」我心裡想道，「……鞭打了……鞭打了……」

「喂，你在做什麼？把馬給我！」我聽得我父親的聲音從我的後面發出來。

我機械般的把馬韁給他。他一跳就上了電駒……這馬，站得很不

耐煩了的，馬上豎起後臀，躍到十呎以外去了。……可是我的父親立刻制服了她；他拿馬矩刺她的兩旁，拳頭擊着她的頸項……

「呀，我失掉了我的馬鞭，」他喃喃的說道。

我記起這麼短的時間以前所聽得的馬鞭的起落聲，不禁悚然抖戰起來。

「你把牠丟在那去了？」我停憩一下之後，這麼問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并不回答，只向前面疾馳而去。我趕着他。我覺得非看看他的面孔不可。

「你等得不耐煩了嗎？」他喃喃的從齒縫裡說出。

「有一點，你把你的馬鞭掉在什麼地方了呢？」我再問着。

我的父親很快的瞟了我一眼。「我不是跌掉的，」他答說，「是特意丟了的。」他沈入了深思，俯着頭，……：這是我第一次，也可

說最後一次，看見了他那冷靜的容顏能夠表現得多麼溫柔和憐憫了。

他又疾馳起來；這回我可不能趕上他了；我比他遲一刻鐘才回到家裡。「這是愛情，」我又自言自語的說，當我晚上坐在書桌面前，一些書和紙開始在桌上出現的時候；「這是熱情……試想想那種全不反抗和儘情忍受別人的鞭打的事——就算是最親愛的手給與的！但是——一個人似乎可以辦到，只要有愛……至于我……我想……」

我在那最近一月裡長大多了；拿這不會想到的東西比較起來，使我覺着我以前的愛，熱情，苦惱，都是很微末的，稚氣的，可憐的一回事了；然而我又很難充分的捉住這夢想不到的東西，牠之令我駭怕，如同一個不認識的，美麗的，可怕的，而在半明半暗中始終不能明白看出來的面孔一般。……我就在當時那個夜裏，得了一個可怕的怪夢。我夢見自己走入了一座黑暗的矮屋子……我的父親拿着馬鞭站在

那裏，怒氣騰騰的頓足發威；那屋角內蹲着濟娜達，不在她的臂上，但在額上有一條血痕……伯諾左諾夫在他們倆的後面兀然立着，渾身是血；他張着蒼白的嘴唇，氣沖沖似在威嚇我的父親。

兩個月後，我進了大學；六個月後我的父親在比得斯堡因病死了，他和我的母親搬往那裏還不久，他死的前幾天接到一封從莫斯科來的信，弄得他極其不安……走到我的母親面前求她寬恕：我聽說，他的確流了眼淚——他，我的父親，正當他傷倒的晚上，用法文寫給我一封信。「我的兒，」他寫道，「謹防女人的愛吧；謹防那種幸福，那種毒劑吧……」他死後，我的母親寄了大批的款項到莫斯科。

## 二十二

四年過了。我正離開大學出來，不知道怎麼處置自己，究竟去扣那一張門才好；我閒了好久，沒有一點什麼事作。有一個清爽的晚上，

我在戲院裏遇着梅得諾夫。他已經結了婚，又找得了文官的職務；看不出他有什麼改變。他還是一樣的無所事事，好像又跌落在什麼迷惑之中，弄得很頹喪似的。

「你知道嗎，」他告訴別的許多事以外又說道，「它爾斯奇夫人在這裏。」

「誰是它爾斯奇夫人呢？」

「難道你忘了她嗎？——就是則塞金女公子，我們都愛過她的，你也愛過。你還記得在來斯克支尼花園近旁的那村舍裏的事麼？」

「她嫁給了名叫它爾斯克的嗎？」

「是的。」

「她現在這裏，這戲院子裏嗎？」

「不是；我說她在比得斯堡。前幾天她還到過這裏。她正要到外

國去了。

「她的丈夫是什麼樣的人？」我問。

「一個富有資財，而且很漂亮的人。他是我在莫斯科的同事。你知道的，——自那樁醜事發生以後，……你一定全知道……」（梅得諾夫帶着鬼臉微笑）「她再想謀一個好的婚姻是不容易的了；那是當然的結果……可是以她之乖巧，什麼事不可能呢。去看看她吧；她會很高興見你的。她比以前更美麗了。」

梅得諾夫把濟娜達的住址告知了我。她住在得裕飯店。舊時的記憶又在我心內活動起來……我決定次日就去看我從前的「愛人」，但是因偶然的故事發生，沒有去成；此後一週一週拖延下去，等到最後一次走到德裕飯店，訪問它爾斯奇夫人，才得知她四天以前因生小孩，可算是忽然的，死了。

我心裏感覺刀割似的痛創。我本可以見着她的，但是我沒見到她，而且永遠不能見到她，種種的想頭都攢入我的腦海裏，——悲酸的種種想頭具着極其壓迫的譴責的力量刺傷我。「她死了，」我說着，眼睛睜睜的呈望着飯店的門人。我慢慢走回街上，心中毫無去向的一步一步走着。所有過去的事蜂一般湧現于我的面前了。這就是解決。這就是最終的目標，年青的，熱烈的光輝燦爛的生命所努力的，和一切忙迫和紛擾的所歸宿的目標。我想着這個；又想着那親愛的模樣，那雙眼睛，那些髮捲——在側狹的木箱內，在地下潮濕的黑暗內，——輪在這裏，離我不遠，——此時我雖活着，也可說離我的父親只有幾步……我想着這一切。我制住了我的想像，然而這兩行詩：

「從冷淡的嘴唇上，傳出她的死亡，

我也就冷淡的聽着，」



時時在我的心內回響。呵，青年呵！青年呵！你什麼也不管；你好像是一切宇宙的寶庫的主人翁——甚至憂愁也能使你快樂，悲傷也能給與你幸福；你總是自信的，老氣昂昂的；你說，「看啊，我一個人活在着，」——可是你的日子時時在飛走，時時在不留痕跡，不算一回事的消失；你身上的一切也都在消失，如同太陽底下的蜜蜡，太陽底下的雪……也許你的富于魔力的秘訣本不在乎你能夠做什麼事，而在乎你想着能夠做什麼事吧；在乎你傾心于那些別無他法利用的勢力吧；在乎你們個個把自己視作天之驕子，居然以爲自己可以合理的說，「我有什麼不能做的事呢，如果我不白耗我的時光！」

我，我……我的初戀的幻影瞬刻的現着，能夠引起一聲嘆息和一片悲感，我還希望什麼呢，還期圖什麼呢，還預想什麼豐富的將來呢？

我所希望的一切究竟有什麼實現了呢，現在這陰暗的晚景偷偷的開始度到我的生命上來了，我又還感覺什麼比那春天早晨的暴風雨——這麼快就完了場——的記憶，更新鮮，更可貴呢？

但是我究竟委屈了我自己。就在那時候，那無憂無慮的年青的時候，我對於愁苦的呼聲，對於從坟墓那面浮到我來的冷肅的調子，當牠們來感觸我的時候，我也并不痴聾。我記得，我聽了濟娜達的死訊之後一、二天，我因為一種奇特的，不可抗的衝動，去看了一個和我們住在一塊的老婦人的死，她蓋著破布，躺在粗糙的木板上，她下面塞着一個布袋，很悽慘的，痛苦的死去了。她一生消磨在爲着日常需要的掙扎之中。她不會懂得什麼是快樂，不會嘗過幸福的甜汁。人家會以爲她一定願意死亡，一定把這看當她的解脫，她的安息。可是當她衰老的身軀還沒斷氣，當她胸部在她自己那冰冷的手底下，直到最後

的力量離了她，還在痛苦的浮動的時候，她總劃着十字，不斷的細聲說道，「主呵！饒恕我的罪過吧！」直到沒有了這最後的知覺的星光，死的恐懼和驚惶才從她的眼內消去。我記得，我那時伴着這老婦人的死榻，很爲濟娜感到恐怖，很願意爲她，爲我父親，并且爲我自己——祈禱。